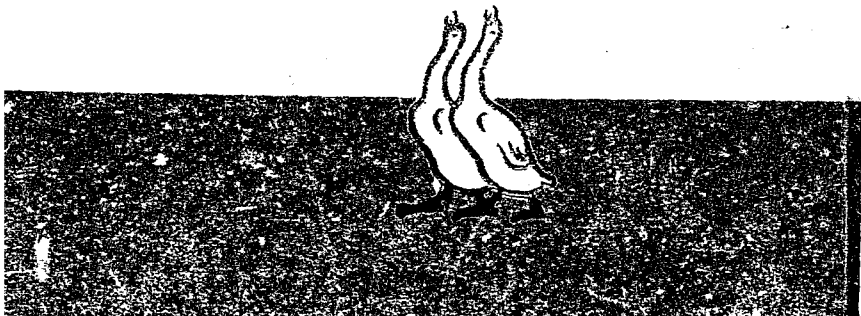


錦
中
印

老殘遊記

新發見續集遺稿

劉鐵雲遺著 林語堂序



MG
7242.47
f
2

雙鵝叢書 本時週

老殘遊記續集遺稿

劉鐵雲遺著
孫語堂序

ISBN 7-309-04873-3



3 1760 9873 3



長友復興圖書公司印刷

注林 蔡慈 大德

目錄

林語堂序

本書作者劉鐵雲先生軼事

自序

老殘遊記續集

劉大鈞跋

劉鐵孫跋

劉鐵雲著作目錄

林語堂

劉大鈞

劉鐵雲

劉鐵雲

劉大鈞

劉鐵孫

劉淮生

林語堂序



(南)

劉鐵雲此人，吾看得甚重。初嘗讀其老殘遊記，說好換帖。又早聞近
 代龜甲文之收藏研究始於鐵雲藏龜。不知何天，忽然了悟藏龜之鐵雲即著
 遊記之鐵翁。由是吾知此公是一識力過人之入。又過幾年，始知著遊記之
 鐵雲即劉季陶先生之先叔，亦即季陶姪劉鐵麟之鐵公。因意向季陶訪問其
 先叔之行迹軼事，又知其在晚清係一思想急進而因請築鐵路開礦被罵為
 「漢奸」之人，又係因賑糧被誣流落伊犁而死之人。其人其事，皆足有顯
 於吾心。夫時代之不幸，解者乃先覺之常刑。及過此時，世人亦知龜甲文之

重要矣，亦知老殘遊記之價值矣。甚至亦懂得築鐵路之非必漢好矣。因此
又重讀遊記，始恍然大悟。正集第廿回樵子所言山東海面之破壞太船乃指中
國之海船客捐錢然後自己站在安逸地方喊「殺」殺「殺」殺「殺」者，乃指當
時之陸路客捐錢投入大海作犧牲之「不識事的沙牛」乃真正不懂事之沙
牛，而奉送洋羅盤救船而被罵為「天主教」漢奸一者，即作者自身。全
段係一中國之影子無疑，其語何沉痛也。同日，季陶送來一書即老殘遊記
續集，供吾閱讀。吾驚喜，乃與浪友商量發刊，並先在人間發表一部
分；以引讀者注意。而季陶亦作一文，述其先叔軼事，登該刊第四期。

鐵雲先生作此續集時，季陶居其家，共見六回，述鐵老與慧生遊嶺
山，此不必季陶親見其屬稿，亦可一望而知為鐵雲手著。此中有三事最關

著。第一回預言東北必失之於日本，眼光適與初集楔子相同，今日
 之我不讀之不免驚嘆。第二，初六回專寫泰山斗姥宮之尼姑逸雲，其才識
 與初集中之與姑適同氣味。大概鐵翁最喜才識高超議論風采十足之女子。
 與姑與逸雲又同是得道隱居稍晦自適之才女，想見其為人，如臭空谷蘭之
 味。時人只賞識觀雲，鐵翁始知逸雲之曲高和寡。第三第四第五回全是逸
 雲議論。斗姥宮果有此人，吾非上泰山不可。惟是夢非夢，吾焉得而知，
 吾總願其非夢而為泰山增色也。逸雲議論與與姑一樣高超，第二回逸雲論
 州縣老爺曰：

「你不知道像我們這種出家人，要算下賤到極處的。可知娼妓比我們
 還要下賤？可知那州縣老爺們比娼妓還要下賤？遇見馴良百姓公稱清

死可還要抽筋，抽筋後，這錢還得揚揚，遇見有權勢的人，他裝去八蛋，給人添端在脚裏，這錢還得起來，那聲，說我唱個曲子，傳聽聽罷，他怕惹這老爺們寫信給御史參他。你瞧着罷！明天我們這廟門口，又該誰一條深袖兩個老爺管理。

第四回，逸雲評斗姥宮之遊客曰：

向也有花得起錢的，大概不像個人樣子；像個人的呢，都沒有錢。我想到這里可就有點醒悟了。大概天老爺看着人與錢兩樣都很重的，所以給了他錢，就不教他做人，給了他做個人，就不教他有錢。這也是不錯的道理。

第五回她敘述她對才子英雄感想前后之變，亦係絕好文章。

第六回論吃素與女子失節，亦議論不凡。逸雲道：

「有何不可？倘若有客逼我吃肉，我便吃肉，讓雞娥蒜苗菘找肉吃便
可。若說吃肉，並毒濟願祖師，還吃狗肉呢？他不當莊戒佛。他那里吃
長齋的，不許食肉。總之，吃葷是小過，犯不違妻誓。譬如女子失節，也
是過，跌過犯，此吃葷重過犯。試問你駟娘，跌失時多少節？這罪過
豈得請嗎？豈肯若認讀此齋，行念，同哪不戒身，虧得毫無分別。因
此，虧不堤節，記與虧，為勢所迫，虧虧，虧得，所以無罪。」

這種女子，不會烟戒，以嚴防，而怕辱短現。所以與那曠古，曠道，人赤龍子同
居四十多天。

幾幾道：「他就在你這廟裡。」

逸雲道：「豈但在這廟里，簡直住在我炕上。」

德夫人忙問：「你睡在那里呢？」

逸雲道：「太太有點疑心山頂上說的話罷？我睡在他懷里呢。」

山頂上的話是說逸雲仍是處子。續集與初集相同之第三點是老殘具一副慈悲心腸，對落難女子常懷救度之念。初集把環翠放出火炕，續集又把環翠送交逸雲修道了。此種地方可見其思想之連貫。卽文字之機趣，描寫之生動，有眼者自會辨別。惟有一點，其描寫泰山看太陽日出，雖亦生動，惜寥寥數行，並未着意寫去，不然又可與初集月下遇虎一段媲美了。

龍溪林語堂序

本書作者劉鐵雲先生軼事

劉大鈞

先叔鐵雲先生以著老殘遊記及收藏骨董聞於世，而其在滿清末葉提倡維新，則知之者鮮。蓋先生提倡之方式不在作文問世，而在遊說當局；以其長於辯才，故頗得當局信任。當時政府興築鐵路，及以新法採礦，得先生鼓吹之力不少。然以慈禧后極端守舊，近臣如慶王等，對於維新事業終不敢放手進行；而先生則主張澈底辦法，利用外資，從事建設，以開發我國之富源。懷抱既不得抒，遂與保皇黨聯絡，希冀光緒帝得復政權，各種新政皆可實施。不謂保皇黨實力不充，計劃不能實現，而先生反因此招當

病之起，致被放回疆，功盡而廢，不可救也。

聞之當時凡提倡新法者，定嘗派官員為魏好。故先公壯年在山東佐幕時，即有漢奸之名。是時張漢仙撫魯，漢仙即老殘遊記中之莊撫台。本屬世交，道愛先生之身，延為幕賓，乃因提倡新法之故，致遭物議。先生辭職還魯，往謁李鴻章。設忠與先祖有年證，故以子姪輩待先生。甫晤面，文忠節謂：汝當年少，初出辦事，乃被人惡為漢奸，將來如何能上進乎？先生答曰：小姪被罵為漢奸，事或有之。然小姪年幼，辦事尚少，僅一小漢奸耳。老年伯勳績卓著，外間亦呼為漢奸，是乃老漢奸矣。小姪但能步老伯後塵，亦豈懼不能甘隨丞殿。文忠為之笑。

先祖子恕公在河南任兵備道多年，與曾國荃同事平捻。功成致仕，寄

馮爾蘇維茲等與死父味情與階得相西學學功。時維安人尚無尋歐西語言
 者。余與余直三至學，獨從未至教士習法來。然藉此研究西學，尤精購以
 備。家藏新舊書籍甚多。余去醫學精教之書亦有之。先生幼年即隨意涉獵，
 天資極聰穎，初故長於醫算。因醫者勾股亦亦莫，孤三角，及要藥分劑補正各
 若下卷。更因太谷學派中亦喜談命運。故老殘遊記中頗多言命運及醫理之
 處。今人種以北學改革之預言甚為靈驗。願吳先生能洞獨幾先者。其領先
 生關心政事，參遊極廣。思想已早知清室頑固，迷信神拳，而南方人民革命
 思潮方醞釀中。太勢脈趨。北拳南黨。在所不免。故託辭術數，預行警告
 國人耳。若謂太干地文真能預決時事，吾不信也。

復因先父研習新學，致會試落第，青衿終老，遂更無意於科舉。蓋先父會試時，房官已荐列前茅，乃因策論中引用盧梭學說，主考官批謂「盧梭二字，不見經傳，」遂加磨勘。足見當時科舉與新學格格不能相入。先生果入闈，亦決無獲選之希望也。

先生藏骨董甚多，書畫碑帖，鐘鼎彝器，晉磚，漢瓦，泉布，印章，古代樂器，以及甲骨，泥封，無不搜羅。以前收藏家對於甲骨泥封未加注意，經先生收藏，復經王國維先生詳加研究，於古史多所發明。三代文字留傳至今，殊可貴也。先生在北平，南京，蘇州，上海，淮安等處皆有房屋，分藏骨董書畫等，但以北平，南京，蘇州，所藏為最多。余幼時聞先生南京住屋有一室，其地與西壁皆以古磚古瓦砌就，其他骨董陳列尤多。

時端方爲兩江總督，亦好收藏，時相過往，因豔羨先生所藏劉熊碑，欲以廉價強行收買，先生不允，嗣因不願結怨，以碑贈之。然此後奏參革職，查抄家產，端仍爲主動者之一。先生在浦口本置有地產多頃，因政府興築津浦鐵路，需地爲建築車站碼頭之用，先生自動捐地數頃。及被參革，除地亦皆充公，故家產蕩然，子孫皆自食其力以自給焉。

樂器之類。此器法。子孫皆由。此器。不。此器。

樂器之類。此器法。子孫皆由。此器。不。此器。

樂器之類。此器法。子孫皆由。此器。不。此器。

樂器之類。此器法。子孫皆由。此器。不。此器。

樂器之類。此器法。子孫皆由。此器。不。此器。

自序

人生如夢耳。既醒果知夢乎？抑或夢中謝悟言乎？吾不能知也。鵝而質諸梓，蚌子亦能決。鵝而質諸靈椿，蚌子亦不能決。遠而御之，詔明詔詔期酒。為亦與之我知是乎？降日之我後如是。因觀我之室，之編。兄，「席以立燈，二視以筆，」一紙以罪，是楊九離投視筆紙若是。吟而之楊九痛燈親筆紙仍若也。種明期者我言，並有此耳。嗚呼，燈也。一視以筆，二視以筆也。非諸夢為鳥而驚乎味；嗚則鳥與我親矣也。非若夢為魚而沒於淵，覺則魚與我親無也。嗚呼，更何所謂鳥與我親矣哉。同種我之為

我，實有其物，非若夢之爲夢，實無其事也。然則人生如夢，固蒙叟之寓言也。『夫吾不敢決，又以質諸香冥。香冥曰：『子昨日何爲者？』對曰：『晨起灑掃，午餐而夕寐，彈琴讀書，晤對良朋，如是而已。』香冥曰：『前月此日，子何爲者？』吾略舉以對。又問去奔此月此日子何爲者，強憶其略，遺忘過半矣。十年前之此月此日子何爲者則茫茫然矣。推之三十年前，三十年前，四五十年前，此月此日子何爲者，緘口結舌無以應也。香冥曰：『前此五十年之予，固已隨風馳雲捲，雷奔電激以去，可知後此五十年間之子，亦必應隨風馳雲捲雷奔電激以去。然則與前日之夢，昨日之夢，其人其物，其事之同歸於無者，又何以別乎？前此五十年間之日月，既已渺不知其何之。今日之子，固儼然其猶存也。以儼然猶存

之子，尙不能保前此五十年間之日月，使之暫留，則後此五十年後之子，必且與物俱化，更不能保其日月之暫留，斷斷然矣。謂之如夢，蒙叟豈欺我哉？』夫夢之境，雖已爲幻爲虛，不可復得，而敘述夢中情境之我，固儼然其猶在也。若百年後之我，且不知其歸於何所，雖有此如夢之百年之境，更無敘述此情境之我而敘述之矣。是以人生百年，比之於夢，猶覺百年更虛於夢也。嗚呼！以此更虛於夢之百年，而必欲孜孜然，斤斤然，駸駸然，矻矻然，何爲也哉？雖然前此五十年間之日月，固無法使之暫留，而其五十年間，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業，固歷劫而不可以忘者也。夫此如夢五十年間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既不能忘，而此五十年間之夢，亦未嘗不有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亦同此而不

忘也。同路而不忘，世間於是乎有老殘遊記續集。

鴻都百鍊生自序

老殘遊記續集遺稿

元機旅店傳龍語

素壁丹青繪馬鳴

話說老殘在齊河縣店中，遇着德慧生攜眷回揚州去，他便雇了長車，結伴一同起身。當日清早，過了黃河，眷口用小橋搭過去，車馬經從冰上扯過去。過了河不向東南往濟南府那條路走，一直向正南奔墊台而行。到了午牌時分，已到墊台，打過了尖，晚間遂到泰安府南門外下了店。因德慧生的夫人要上泰山燒香，說明停車一日，故晚間各事自覺格外消停了。却說德慧生名修福，原是個漢軍旗人，祖上姓樂就是那燕國大將樂毅。

的後人，在明朝萬曆末年，看着朝政日衰，知道難期振作，就搬到山海關外錦州府去住家。崇禎年間，隨從太祖入關，大有功勞，就賞了他個漢軍旗籍，從此一代一代的便把原姓收到荷包裏去，單拿那名字上的第一字做了姓了。這德慧生的父親，因做揚州府知府，在任上病故的，所以家眷就在揚州買了花園，蓋一所中等房屋住了家。德慧生三十多歲上中進士，點了翰林院庶吉士，因書法不甚精，朝參散館，做了個吏部主事，在京供職。當日在揚州與老殘會過幾面，彼此甚為投契，今日無意碰着，同住了一個店裏，你想他們這朋友之樂，儘有不言而喻了。

老殘問德慧生道：「你昨日說明年東北恐有兵事，是從那裏看出來的？」慧生道：「我在一個朋友座中，見一張東三省輿地圖，非常精細，

連村莊地名俱有。至於山川險隘，尤爲詳盡。圖末有「陸軍文庫」四字，你想日本人練陸軍把東三省地圖當作功課，其用心可想而知了？我把這話告知朝貴，誰想朝貴不但毫不驚慌，還要說「日本一個小國，他能怎樣？大敵當前，全無準備，取敗之道，不待智者而決矣。」况聞有人善望氣者云，「東北殺氣甚重，恐非小小兵戈蠢動呢？」老殘點頭會意，慧生問道：「你昨日說的那青龍子，是個何等樣人？」老殘道：「聽說是周耳先生的學生。這周耳先生號柱史，原是個隱君子，住在西嶽華山裏頭人蹟不到的地方。學生甚多。但是周耳先生不甚到人間來。凡學他的人，往往轉相傳授，其中誤會意旨的地方，不計其數。惟這青龍子等兄弟數人，是親炙周耳先生的，所以與衆不同。我曾經與黃龍子盤桓多日，故能得其梗

概。」慧生道：「我也久聞他們的大名，據說決非尋常鍊氣士的蹊徑，學問都極淵博的。也不拘拘專言道教，于儒教佛教，亦都精通。但有一事，我不甚懂，以他們這種高人，何以取名又同江湖術士一樣呢？既有了青龍子黃龍子，一定又有白龍子黑龍子赤龍子了。這等道號實屬討厭。」老殘道：「你說得甚是。我也是這們想。當初曾經問過黃龍子。他說道：『你說我名子俗。我也知道俗。但是我不知道爲甚麼要雅？雅有怎樣好處？盧杞秦檜名子並不俗。張獻忠李自成名子不但不俗，獻忠二字可稱純臣，杞賊二字可配聖賢。然則可能因他名子好就尊他是好人呢？老子道德經說：『世人皆有以，我獨惡且鄙』，鄙還不俗嗎？所以我輩沐羊豕都不像你雅名士，把個『俗』字當做毒藥，把個『雅』字當做珍寶。雅到極處，不過

想借此討人家的尊敬。要知這個念頭，到此我們的名字，實在俗得多呢。我們當日，原不是拿這個當名字用。因為我是己巳年生的，青龍子是乙巳年生的，赤龍子是丁巳年生的，當年朋友隨便呼喚着頑兒，不知不覺相沿久了，人家也這們呼喚。難道好不答應人家麼？譬如你叫老殘有這們一個老年的殘廢人，有耐麼可貴？又有甚麼雅緻處？只不過也是被人叫開口，隨便答應罷了。怕不是呼牛應牛，呼馬應馬的道理嗎？」

德慧生道：「這話也實在說得有理。佛經說人不可以看相，我們總算着了雅相，是要聽他講理？」

慧生道：「有人說他們有禪知，你會問過他沒有？」

老殘道：「我也問過他的。他說叫做有也可，叫做沒有也可。你看禪教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這是不錯的。所以叫做有也可。『若像起課先生，不讀書，不

事，言之鑿鑿，應驗的原也不少，也是那只叫做術數小道，君子不屑言。邵堯夫人頗聰明，學問也極好，只是好說術數小道，所以就讓朱晦庵越過去的遠了。這叫做謂之沒有也可。」德慧生道：「你與黃龍子相處多日，曾問天堂地獄究竟有沒有呢？還是佛經上造的謠言呢？」老殘道：「我問過的。此事說來真正可笑了。那日我問他的時候，他說，「我先問你，有人說你有個眼睛可以辨五色，耳朵可以辨五聲，鼻能審氣息，舌能別滋味，又有前後二陰，前陰可以撒溺，後陰可以放糞。此話確不確呢？」我說，「這是三歲小孩子都知道的，何用問呢？」他說，「然則你何以教瞎子能辨五色？你何以能教聾子能辨五聲呢？」我說，「那可沒有法子。」他就說，「天堂地獄的道理，同此一樣。天堂如耳目之效靈，地獄如二陰

之出礙，皆是天生成自然之理，萬無一毫疑惑的。只是人心爲物欲所蔽，失其靈明，如瞽盲之不辨聲色，非其本性使然。若有虛心靜氣的人，自然也會看見的。只是你目下要我給個憑據與你，讓你相信，譬如拿了一幅吳道子的畫給瞎子看，要你深信真是吳道子畫的，雖聖人也沒這個本領。你若要想看見，只要虛心靜氣，日子久了，自然有看見的一天。」我又問，「怎樣便可以看見？」他說，「我已對你講過，只要虛心靜氣，總有看見的一天。你此刻着急，有什麼法子呢？慢慢的等着罷。」德慧生笑道，「等你看見的時候，務必告訴我。」老殘也笑道：「恐怕未必有這一天。」兩人談得高興，不知不覺，已是三更時分。同說道：「明日還要起早，我們睡罷。」德慧生同夫人住的西上房，老殘住的是東上房，與齊河

縣一樣的格式。各自回房安息。

次日黎明，女眷先起梳頭洗臉。雇了五肩山轎。泰安的轎子像個圈椅一樣，就是沒有四條腿。底下一塊板子，用四根繩子吊着，當個腳踏子。短短的兩根轎杠，杠頭上拴一根挺厚挺寬的皮條，比那轎車上駕驢子的皮條稍爲軟和些。轎夫前後兩名，後頭的一名先邁到皮條底下，將轎子抬起一頭，來人好坐上去。然後前頭的六個轎夫再邁進皮條去，這轎子就抬起來了。當時兩個女眷，一輛老嫗子，學子三乘山轎前走。德慧生同着殘坐了兩乘山轎，後面跟着。進了城，先到縣廟裏燒香。廟裏正殿九間，一種像明朝蓋的時候，同北京皇宮是一樣的。德夫人帶着環翠並殿裏繞過了香案走着，看看正殿四面牆上畫的古畫。因爲殿深窄，所以殿裏的光明總不夫十

分夠，牆上的畫年代也很多，所以看不清楚。不過是些花里胡紹的人物便了。小道士走過來，向德夫人：「請到西院裏用茶。還有塊溫涼玉，是這廟裏的鎮山之寶，請過去看看。」德夫人說：「好。只是耽擱時候太多了。恐怕趕不回來。」環翠道：「聽說上山四十五里地哩！來回九十里，現在天光又短，一霎就黑天，還是早點走罷！」老殘說：「依我看來，泰山是五嶽之一，既然來到此地，索興痛痛快快的逛一下子。今日上山，聽說南天門裏有個天街，兩邊都是香舖，總可以住人的。」小道士說：「香舖是有的，他們都預備乾淨被褥，上山的客人在那兒住的多着呢。老爺太太們今兒儘可以不下山，明天回來，消停得多，還可以到日觀峯去看出太陽。」德慧生道：「這也不錯。我們今日竟拿定主意，不下山罷。」德夫

人道：「使也使得。只是香舖子裏被褥，什麼人都蓋，斷斷得了不得，怎麼蓋呢？若不下山，除非取自己行李去，我們又沒有帶家人來，叫誰去取呢？」老殘道：「可以寫個紙條兒，叫道士着個人送到店裏，叫你的管家雇人送上山去，有何不可？」慧生道：「可以不必。橫豎我們都有皮斗篷在小轎上，到了夜裏披着皮斗篷，歪一歪就算了。誰還當真睡嗎？」德夫人道：「這也使得。只是我瞧鐵二叔他們二位，都沒有皮斗篷，便怎麼好？」老殘笑道：「這可多慮了！我們走江湖的人，比不得你們做官的，我們那兒都可以混。不要說他山上有被褥，就是沒被褥，我們也混得過去。」慧生說：「好！好！好！我們就去看溫涼玉去罷。」說着就隨了小道士走到西院，老道士迎接出來，深深施了一禮，各人回了一禮，走進堂屋看

見收拾得甚爲乾淨，道士端出茶盒，無非是桂圓栗子玉帶糕之類，大家吃了茶，要看溫涼玉，道士引到裏間，一個半桌上放着，還有個錦幅子蓋着，道士將錦幅揭開，原來是一塊青玉，有三尺多長，六七寸寬，一寸多厚，上半截深青，下半截淡青。道士說：「僂用手摸摸看，上半多凍札手，下半截一點不涼，彷彿有點溫溫的似的，上古傳下來是我們小廟裏鎮山之寶。」德夫人同環翠都摸了，詫異的很。老殘笑道：「這個溫涼玉，我也會做。」大家都怪問道：「怎麼？這是做出來假的嗎？」老殘道：「假却不假，只是塊帶半璞的玉，上半截是玉，所以甚涼；下半截是璞，所以不涼。」德慧生連連點頭說：「不錯不錯。」稍坐了一刻，給了道人的香錢，道士道了謝，又引到東院去看漢柏。有幾棵兩人合抱的大柏樹，狀

貌甚是奇古。旁邊有塊小石碑，刻「漢柏」兩個大字。諸人看過，走回延殿。前面二門裏，邊山橋俱已在此伺候。

老殘忽抬頭，看見西廊有塊破石片，嵌在壁上。必知必是一塊古磚，問那道士說：「西廊下那塊破石片，是什麼古碑？」道士道：「這古碑說：『就是秦磚，餘名喚做泰山十字。』」說地有拓片賣。老爺們要不要？」慧生道：「那碑已有過的可不？」老殘笑道：「我還有對對字呢？」道士說：「那可就賣與的了不得了。」說着各人坐車轎，看着搭連裏的表，也輕些點過了。轎子抬着出北門，斜插着向西北走，不到半里多路，道旁有丈石碑一塊，立着刻了六個大字：「孔子登泰山處。」慧生指與老殘看，彼此相視而笑。此地已是泰山觀劇，從此便一步一步的向上行了。

老殘在轎子上看泰安城西南上有一座圓陀陀的山，山上有個太廟，四面樹木甚多，知道必是個有名的所在。便問轎夫道：「你瞧城西南那個有廟的山，你總知道叫甚麼名字罷？」轎夫回道：「那叫蒿里山，山上是閻羅王廟，山下有金橋，銀橋，奈河橋，人死了都要走這裏過的，所以人活着的時候多燒幾回香，死後占夫便宜呢！」老殘談諧道：「多燒幾回香，譬如多請幾回客，閻王爺也是人做的，難道不講交情嗎？」轎夫道：「你老真明白，說的一點不錯。」這時已到真州脚，路漸灣曲，兩邊都是山了。走有點把鐘的時候，到了一座廟宇，轎子在門口歇下。轎夫說：「此地是張姥宮，裏邊全是姑子，太太們在這裏吃飯很便當的。但此上等客官，上山都是在這廟裏吃飯。」德夫又說：「既是姑子廟，我們就在這裏

歇歇罷。」又問轎夫：「前面沒有賣飯的店嗎？」轎夫說：「老爺太太們都是在這裏吃，前面有飯簋子，只賣大餅鹹菜，沒有別的；也沒地方坐，都是蹲着吃，那是俺們吃飯的地方。」慧生說：「也好，我們且進去再說，走進客堂，地方却極乾淨，有兩個老姑子接出來，一個約五六十歲，一個四十多歲。大家坐下談了幾句，老姑子問：「太太們還沒有用過飯罷？」德夫人說：「是的，」清早出來的，還沒吃飯呢。」老姑子說：「我們小廟裏粗飯是常預備的，但不知太太們上山燒香，是用葷菜是素菜？」德夫人道：「我們吃素吃葷，到也拘，只是他們爺們家恐怕素吃不來，還是吃葷罷。」可別多備，吃不完可惜了。」老姑子說：「荒山小廟，要多也備不出來。」又問：「太太們同老爺們是一桌吃兩桌吃呢？」

德夫笑道：「都是自家爺們，去裏吃罷，可得勞駕快點。」老姑子問：「韓玲兒還下河嗎？」恐來不及，忙道：「德夫說：『雖不下河，恐趕不上，河不好。』」老姑子道：「不要緊的，一霎就到山頂。」

按照當這說話之時，那四十多歲的姑子早已疑開，此刻纔回向那老姑子耳邊咕咕一陣，老姑子又向四十多歲姑子耳邊咕咕了幾句，老姑子回頭便向德夫人道：「請南院裏坐罷。」硬叫四十多歲的姑子前邊引道，大家讓德夫人同環翠先行，德慧生隨後，老殘打末。出了客堂的後門，向階砌灣，過了一個小穿堂，便到南院。這院子朝南，五間北屋甚大，朝北却是六間小南屋，穿堂東邊三間，西邊兩間。那姑子引着德夫人出了穿堂，來到台階，望裏走到西院，那屋跟前，看那北屋中間，是六角窗格，安了三個

神大破玻璃，正許一頭玻璃，足足有四尺見方。四面也是冰片，極亮。極
 亮，糊着高麗白紙，用糊窗子放了二張香紅木漆方桌，桌子左右兩邊外椅
 每邊椅子兩旁却是一對多寶櫥，陳設各樣古玩。糊窗兩旁掛了二個對
 聯，寫的是：

湖波豈比蓮花色。

蓮葉香生似畫樓。

上款題詞是道表法筆，這下款是寫西湖湖樓聯筆，原由板抄得半分乾
 淨，頭看那波瀾窗外，正是一個月湖，湖裏的水花噴噴噴噴流了，湖裏風氣
 冰涼，打鈴鈴鈴鈴響，煞是好聽。又見湖面那山，幾生奇壯，松柏樹，蒼松翠柏，湖
 濱樹，湖濱的廣澤，北望子，遠望百感，原是好看。樓去於西湖樓上，一面費

歡喜回頭笑向德慧生道：「我不回你揚州了，我就在這兒做姑子罷。好不好？」德慧生道：「很好，可也。是此地的姑子是做不得的。」德夫人道：「爲什麼呢？」德慧生道：「稍後一會，你就知道。」老殘說道：「佛別食看景致，禪聞聞這屋裏的香，恐怕你們旗門子裏雖闊，這香到未必有呢。」德夫人當真用鼻子細細嗅了會子說：「真是奇怪，又不是芸香，麝香，又不是檀香，降香，沒意香，怎麼這們好聞呢？」只見那兩個老姑子上前打了個稽首說：「老爺太太們請坐，恕老僧不陪，叫他們孩子們過來伺候罷。」德夫人大聲道：「請便請便。」老姑子出去後，德夫人大道：「這種好地方給這姑子住，實在可惜。」老殘道：「老姑子去穿。」老姑子就來，的，但不知可是觀雲來，如果他來，可妙極了。這人命壽限本，我也沒處

海，很想見見。倘若海大媽的看，會覺得真難得。我見海大媽。上
知來者可是誰？且聽一回分解。

二

宋公子蹂躪優曇花

德夫人憐惜靈芝草

話說老殘一個韻雲說得甚爲鄭重，不由德夫人聽得詫異，連環翠也聽得傻了，說道：「這屋子想必就是韻雲的罷？」老殘道：「可不是呢：你不見那對子上落的款嗎！」環翠把臉一紅說：「我要認得對子上的款，敢是好了！」老殘道：「你看這屋子好不好呢？」環翠道：「這屋子：要講我住一天，死也甘心。」老殘道：「這個容易，今兒我們大家上山，你不要去，讓你在這兒住一夜，明天由上下來再把你捎回店去，你不就住了。」

天了嗎？」大家聽了都呵呵大笑。德夫人說：「這地不要說他羨慕，連我都捨不得去哩！」說着，只見門簾開處，走進來兩個女人，一個打扮穿着二藍摹本緞羊皮袍子，一個穿着木皮坎肩，去剃了半金個頭，髮梳作一個大辮子，大擦粉點胭脂，穿的是挖雲子鑲鞋，進門却不拜禮首，對着各人請罪三個雙安。看那個大些的，約有三十歲光景，長的有三十歲光景，大的長長嘴蛋臉兒，模樣倒還不壞，就是臉上粉重些，大約有點烟色，要借這粉蓋下去的意思；小的團團面孔，淡施脂粉，却一臉的秀氣，眼睛也還有神，各人還禮回畢，讓他們坐下，大家心中看去，大約第三個是觀雲，因為覺得他是觀雲，便就越看越好看起來了。只見大的問慧生道：「這位老爺貴姓是德罷？俺是到那裏上任去嗎？」慧生道：「我是送家眷回揚州，路過

此地並由燒香不建正任的官衙。一個又問老殘道：「你講是那兒正任講這
 是有差使罷？」老殘道：「我三不坐任。三不當差問誰是送家眷回揚州？」
 只見那二的講道：「一個位府主都是揚州嗎？」老殘道：「揚州都是揚州，
 入之都在揚州住家。」三的又道：「揚州是好的地方，六朝金粉，自古皆繁
 華，不知道隋堤楊柳現在還有沒有？」老殘道：「早沒了！世間那有這
 千幾百年的楊柳嗎？」三的又道：「原是個道理，不過我們山東人往
 拙，有人留下來的答覆都要點綴。如果隋堤在我們山東，一定有人補種些
 楊柳，算一個風景。譬如這泰山上的五聖夫松，難道當真是秦始皇射的那
 五棵松嗎？不過既有這個名蹟，總得種五棵松在那地方，好讓那遊玩的人
 看了，也可以助點詩興。」老殘道：「天也，我知道一件事。」

大家聽得此話，都吃呆了。老殘也有幾句話，心裏想道：此世道，一定是讓雲無疑了。又聽他問道：『揚州本是富庶的聚處，像那來往的人，現在總還有罷？』慧生道：『前幾年還有幾個，如詞章家的何運勛，書畫家的吳讓之，都還下得去。近來可就一掃光了。』慧生又道：『請教法號，想必就是觀雲罷？』只見他答道：『不是。觀雲那鄉去罷。我叫逸雲。』指那太的道：『他叫青雲。』老殘插口問道：『觀雲爲甚麼下鄉避難來？』逸雲道：『濼在日爭奪，不但讓雲師弟不能來，恐怕連我這樣的之人，只好下鄉去哩。』老殘忙問：『到底甚麼緣故？請你何妨直說。』只見逸雲脹臉紅，停了一停，說道：『這是在我們的醜事，不便說，求老爺們不用厭惡。』

當時只見外邊來了兩個人，一個安了六雙杯箸，一個人托着盤子，取出八個菜碟，兩把酒壺，放在桌上，青雲立起身來說：「太太老爺們請坐罷。」德慧生道：「怎樣坐呢？」德夫人道：「你們二位坐東邊，我們姐兒倆坐西邊，我們對着這月洞窗兒，好看景色。」下兩個坐位，自然是他們倆的主位了。」說完，大家依次坐下，青雲持壺斟了兩遍酒。逸雲道：「天氣寒，備多用一杯罷，越望上走越冷哩。」德夫人說：「是的，當真我們喝一杯罷。」大家舉杯替三雲道了謝，隨便喝了兩杯。德夫人掂記韻雲，向逸雲道：「備纔說韻雲爲甚麼下鄉，咱娘兒們說說不要緊的。」逸雲嘆口氣道：「備別笑話，我們這個廟是從前明就有的，歷年以來都是這樣，備看我們這樣打扮，并不是像那衙門賣笑的娼妓，當初原爲接待。」

由燒香的主客，或是官，或是紳，大概全是讀書的人居多，所以我們從小全得讀書讀到半通，就念經典，做功課，有官紳來陪着講講話，也不討人嫌，又因爲尼姑的裝俗頗犯人的忌諱，公若是上任，或有甚喜事，大概俗說看見尼姑不吉祥，所以我們二十歲以前全是這個裝束，一過三十歲就全剃了頭了，雖說一樣的陪客，飲酒行令，中間或有喜歡風流的客，隨便談諧兩句，也未嘗不可對答。倘若停眠整宿的事情，却說是犯着神主的清規，不敢妄爲的。德夫大道：「然則你這廟裏人，個個都是處女身體到老的嗎？」逸雲道：「也不盡然，老子說的好處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是過路的客官，自然沒有相干的手，若本地紳衿，常常來起坐的，便既臨爽以談諧，這其中就難說重了男女相愛，還是人情之正，被情絲繫縛，也是有的。」

酌，任其中華樸天裏，一定纏着。兩個守身如玉，始終不移的。也儘去入道。一僧說的也是，但是譚雲究竟爲什麼去鄉呢？這譚雲嘆一口氣道：「近來風氣可大不然了，到是徹實實的生意人還顧點體面，若信等兩途半鬼蛇神，無所不至。比那下等還要粗暴些。俺這譚雲師弟，今年纔十五歲，模樣長得本好，人也聰明，春說春笑，過往客官，沒有不喜歡他的。他又好修飾，搬騰他這屋子，就可略見一斑了。前日，這裏泰安縣來去老爺的少爺，帶着兩位師爺來這裏吃飯，也是廟裏常有的事。誰知他同譚雲鬧的狠不慘話，譚雲起初爲他是本縣少爺，不敢得罪，只好忍耐着，到後來，雷分難忍，就逃到北院去了。這少爺可就發了脾氣，大聲嚷道：『今晚玉姐某謾雲不來陪我睡覺，明天一定來封廟門。』」老師父沒奈何，少

把兩師爺請出去，再三央求，每裏送他二十兩銀子，纔算罷了。那上曉注的難星。昨晚那卒，那個張師爺好意請來送信說：『你們不要執意，若不教觀雲陪沙爺睡，廟門一定要封的。』昨日我們勸了一晚上，他決不肯服，你們想想看罷。老師爺說：『沒有法想，要等二夜，說不想幾百年的廟，在我手裏斷送掉，冷天早起纔罷觀雲送下鄉法，我明早他要走了，只留清雲素雲紫雲三位師兒在此等候封門。』

說完，德夫人氣的搖頭，對慧生道：『怎麼外官這個利害，咱們在京裏看御史們的鬍子，總覺言過其實，若像這樣，還有末日嗎？』慧生本已氣得臉紅發白，說：『你怎麼這是我鄉務同鄉呢？怎麼沒家嚴到這步田地？』這時外相又端進兩個小碗來，慧生說：『碗我不吃，如何這雲要了』

筆硯，同信紙說：『請我先寫封信法。』明天當面見他，不再為詳說。這些要緊，當當時逸雲在佛櫃抽屜內取出紙筆，慧生寫過說：『料人立刻送法。』我們朋友下山，還在您這裏吃飯。』重新入座。德夫人問：『信上怎樣寫法？』慧生道：『我只說今日在斗姥宮，風聞因得與世兄，明日定來封門。弟明日下山，仍須借此地一飯，因借同女眷，他處不便，請緩封一日，俟弟與閣下面談後，再封何如？』鵲候玉音。逸雲聽了笑吟吟的提了酒盞，滿斟了一遍酒，摘了青雲袖子一下，起身離座，對德公夫婦請了兩個雙安，說替斗姥娘娘謝禱的恩惠，青雲也跟着請了兩個雙安。德公夫婦道：『說那兒話呢，還不定有用沒有用呢？』二人坐下，青雲撈着個臉說道：『這信要不着勁，恐怕他更要封的快了。』逸雲道：『傻小子！他敢

得弄涼官鴨。你添知道像我們這種出家人，要算下賤到極處的，可那鄉
婆比俄個還要下賤，可知那州縣老爺們比這婆還要下賤。遇見情權勢的人，他裝王八給人
跪，跪在腳底下，還要昂起頭來叫兩聲，說我唱個曲子，聽聽罷。他兩涼官
老爺們寫信給御史，說你瞧着罷，明天我們這廟門口，又該挂一條綠油
兩個官燈哩。可大家多忍不住的哭了。

說着小碗大碗俱已上齊，催着拿飯吃了。好王山孩裏時飯已吃畢，出雲
退出，頃刻清雲捧了小妝台進來，讓德夫次等勻粉。老姑子亦來道謝，爲
寫信到縣的事。德慧在問：「山轎齊備了沒有？」清雲說：「齊備了。」
於是大家仍從穿堂出去，過客堂，到太門，觀看轎夫俱已上好，板空，又見有

人挑了一肩行李。轎夫代說是客店裏家人接眷信，叫送來的。慧生道：「你跟着轎子走罷。」老姑子率領了青雲，紫雲，素雲三個小姑娘，送到出門外邊，等轎子走出，送了轎着送行，且稱明天主請享點下酒菜。

轎子次序仍然是德夫次第，環翠第二，慧生第三，老殘第四。出了西門，狗跳而行，地甚平坦，約數千步始有石級數層而已。行不甚遠，老殘隨後一抄竿，穿腫厥塔連，箭蒲袍，青布軟筒，頭上戴了頂新編氈帽，一個大辮子，漆黑漆黑拖在後邊。辮穗子有一尺長，脚洞環翠的轎子並前，後面雖看不見面貌，那柳雪柳的頭頭，却是很顯豁的。老殘心裏詫異，細路上那有這種人？留心再看，不但與環翠轎子并行，且在那裏環翠轎子前，由轎本來離地甚近，走路的人化坐轎子的人，不過低一頭的光

景了所以走着說話甚覺便當。又見那少年揮手畫脚，一面指，一面說，又見那琴在轎子後，也用手指着，一面那少年說話，一面彷彿像同他很熟似的，口裏說：「你在不厭甚麼緣故，必多覺前頭儘夫夾也，同用手向後拉着，」對那少年說：「你恐是病少年，起甚非淺步，到德夫大轎子跟前，說兩句，去見那醫士，就漸漸走得慢些。」老殘正在納悶，不想那少年是個何來，見那轎子停，便將轎子也一齊放下。那老殘走下轎，大走上前去，只見德夫大早已下轎，手揸着那少年，勸老殘坐着說話。老殘走到跟前，把那少年一看，本覺好笑，說：「這少年，我當是誰，原來是你，你怎麼不坐轎子走了來嗎？」快回我認你。」那老殘又問德夫大說：「教他，一直送我個上山呢。」老殘道：「這病可使不得，這幾里地，會跑得了嗎？」只見那老殘道：「俺們鄉下，本回

沒有別兩能耐，跑路是會的。這山上別說兩天一個來回，就三天兩個來回也累不着。德夫人向慧生老殘道：「俺見那山澗裏一片紅時，纔剛纔聽逸雲師兄說，那就是經石峪。在這塊大磐石上刻的一部金剛經。我們下去瞧瞧好不好？」慧生說：「哪？」逸雲說：「下去不好走，僱走不慣，不如在這塊大石頭上，就都看見了。」大家都道：「那路裏一塊大石上去？」果然一行一行的字，都看得清清楚楚。連那「我相入相眾生相」等字，都看得出來。德夫人問：「這經全嗎？」逸雲說：「本來是空的，歷年被山水沖壞的不少。現在有的不過九百多字了。」德夫人又問道：「那北邊有個亭子幹甚麼的？」逸雲說：「那叫瞭經亭。那佛說這一部經瞭在這石頭上刻的。」說罷各人重複是轎，再往前行。不久到爭柏樹洞，兩邊

都是古柏交柯，不見天日。這柏樹洞有五里長，再前是水流雲在橋下。橋上是一條大瀑布沖下來，從橋下下山去。逸雲對衆人說：「若在夏天下雨之後，這水却不從橋下過，水從山下下來力量過大，經射到橋外去，人從橋上走，就是從瀑布底下鑽過去，這也是二奇景有趣的。」說完又往前行，見面前有「迴馬嶺」三個字，山從此就險峻起來了。再前，過二天門，過五大夫松，過百丈崖，到十八盤。在十八盤下，仰看南天門，就如直上直下似的，又像從天上挂下一架石梯子似的。大家看了都有些害怕，轎夫到此也都要吃袋煙歇歇腳力。環翠向德夫人道：「太太憐怕不怕？」德夫人道：「怎麼不怕呢？憐瞧那南天門的門樓子，看着像一尺多高，你想想這般多門遠，都是直上直下的路。倘若轎夫腳底下一滑，我們就成了肉

漿了？想做了肉餅子都不成。」逸雲笑道：「不柏的，有娘娘保祐，這孽自古沒鬧過亂子，儘放心罷。儘不信，走給娘娘，」說着撒開步，如飛般的去了。走得一半，只見逸雲不過有個三四歲小孩子大，看他轉過身來，面朝下看，兩隻手亂招。德夫人大聲喊道：「冷心着，別栽下香。」那裏聽得見呢？看他轉身，又望止去了。這裏嬌夫脚力已足，說：「太太們請上轎罷。」德夫人袖中取出塊花絹子來對環翠道：「我教你個好法子，你拿手絹子把眼梅上，死活存心，聽天由命去罷。」環翠說：「只好這樣。」當真也撒塊帕子將眼遮上聽他去了。頃刻工夫已到廟天門裏，聽見逸雲喊道：「德太太，到了平地拉。」儘把手帕丟去手罷。德夫人等擔魂未定，并未聽見，直至到了元寶店門口停了轎，逸雲來接德夫人，替他把絹

方敢挪步。老殘也替環裂褲縴子，除下，環裂回手，口氣說：「我沒攔手，誰敢？」老殘說：「你要接下去，早死下，還會說話嗎？」兩人笑了，笑同進店去。原來逸雲先到此地，吩咐店裏將後房打掃乾淨，他復往南天雨等候橋子，所以德夫人來時，諸事俱已齊備。這五寶店裏面三間臨街，着櫃台發賣香燭元寶等件，裏邊三間裏備着客住宿的。各人來到裏間，死在堂屋坐下，店裏婆送水來洗了臉，笑問：「你早來，正角斜陽，還未洗山，」繼了片刻，挑杆籃筒也到，逸雲叫梳夫搬進堂屋內，說：「你去罷。」逸雲問：「你梳髮，」老殘說：「我與回慈哥兩人住一間，他們三人住一間，何如？」老殘說：「是甚好。」就將老殘的行李放在東邊，鼓琴的放在西邊，逸雲將

東邊行李送過去，就來拿西邊行李。環翠說：『我來罷，不敢勞僂親。』其時逸雲已將行李提到西房打開，環翠幫着搬舖蓋，德夫人說：『怎好要你們動手？我來罷。』其實已經舖陳好了。那邊一付，老殘等兩人亦布置停妥。逸雲趕過來說道：『我可誤了差使了，怎麼僂已經歸置好了嗎？』慧生說：『不敢當，你請坐一會歇歇好不好？』逸雲說：『不累，歇甚麼？』又往西房去了。慧生對老殘說：『你看逸雲何如？』老殘說：『實在好。我又是喜愛，又是佩服，倘若在我們家左近，我必得結交這個好友。』慧生說：『誰不是這們想呢？』

慢提慧生老殘這邊議論，却說德夫人在廟裏就契重逸雲，及至一路同行，到了一個古蹟，說一個古蹟，看他又風雅，又潑辣，心裏想世間那裏

有這樣好的一個文武雙全的女人，若說他弄來做個幫手，每日料理家務，晚上燈下談禪，他若肯嫁意生，我就不管他認贖虛，姊妹稱呼我也甘心。的。白鶴打了這個冷頭，越發留心去看遊雲，見他眉如凝脂，鏡如蠟燭，笑起來一雙眼文秀文媚，却是笑起来文冷若冰霜。趁遊雲不在眼前時，把這意思向環翠一量。環翠喜的直跳說：「這好友成就這件事罷，我替你磕一磕頭謝謝你。」德夫人大笑道：「你比我還着急嗎？且等今晚試試他的口氣，他若肯了，不怕他師父不肯。」白鶴壽慧生姻緣能否成就，且聽下回分解。

三

陽偶陰奇參大道

男歡女悅證初禪

却說德夫人因愛惜逸雲有收做個偏房的意思，與環翠商量，那知環翠看見逸雲，比那宋少爺想觀雲還要熱上幾分，正算計明天分手，不知何時方能再見，忽聽德夫人這番話，以為如此便可以常常相見，所以歡喜的不得，幾乎真要磕下頭去，被德夫人說要試試口氣，意在不知逸雲肯是不肯，心想到也不錯，不覺又冷了一段。說時看逸雲帶着店家婆子擺桌子，搬椅子，安杯筯，忙了個殺，又幫着擺碟子，擺好斟上酒說：「請太太們

老爺們坐罷，今兒一天乏了，早點吃飯，早點安歇。」大家走出來說：「山頂上那來這些碟子？」逸雲笑說：「不中吃，是俺師父送來的。」德夫人說：「這可太費事了。」閒話休提，晚飯之後，各人歸房，逸雲少坐一刻，說：「二位太太早點安置，我失陪了。」德夫人說：「你上那兒去？」不是咱二人屋子睡嗎？」逸雲說：「我有地方睡，儘放心罷。這家元寶店，就是婆媳兩個，很大的炕，我同他們婆媳一塊兒睡，舒服着呢。」德夫人說：「不好，我要同你講話呢。這裏炕也很大，你怕我們三個人同睡不暖和，你就抱付鋪子裏預備香客的鋪蓋，來這兒睡罷。你不在這兒，我怕我，我不敢睡。」環翠也說：「你若不來，就是惡嫌咱娘兒們，你快點來罷。」逸雲想了想，笑道：「不嫌嫌，我就來。我有自己帶來的鋪蓋，

我丟取來。』說着便走進去，取進一個小包袱來，着尺半長，半尺寬，三四寸高，環翠急忙打開一看，不過一條薄羊毛毯子，一個活腳襪而已。着官怎樣叫活腳襪？好是一片夫毛竹，兩頭安兩片短毛條，有極細小支起來，像個小几。放下來只是兩片毛竹，不占地方，飛差人得路常用，取其便嘗。且說德夫天着了說：『噫呀！這不冷嗎？』逸雲道：『不要他也不冷，不過睡覺不蓋點不像個樣子，况且這炕在牆後頭燒着火呢，一點也不冷。』德夫人取表一看，說：『纔九點鐘還不曾到，早的很呢。』你要不困，我們隨便胡說說，好不好呢？』逸雲道：『即便一會不睡，我也不困，談談最好。』德夫大呼環翠：『琴鶴傳把門關上，咱們三人，談心去，這底下坐着怪冷的。』說着三人關門去，炕上有個小爐兒，

德夫人同環翠對面坐，拉逸雲同自己並排坐，小小聲音問道：「這兒說話，他們爺兒們聽不着，咱們胡說行不行？」逸雲道：「有什麼不行的？儻愛怎麼說都行。」德夫人道：「你別怪我，我看青雲紫雲他們姊妹三，同你不一樣，大約他們都常留客罷？」逸雲說：「留客是有的，也不能常留。究竟廟裏比不得住家，總有點忌諱。」德夫人又問：「我瞧儻沒有留過客，是罷？」逸雲笑說：「儻何以見得我沒有留過客呢？」德夫人說：「我那們想，然則你留過客嗎？」逸雲道：「却真沒留過客。」德夫人說：「你見了標致的爺們，你愛不愛呢？」逸雲說：「那有不愛的呢？」德夫人說：「既愛怎麼不同他親近呢？」逸雲笑吟吟的說道：「這話說起來很長。儻想一個女孩子定家長到十六七歲的時候，什麼都知道，又在

們這個廟裏，常的是應酬客人的差使，若是把廟歪嘴呢，自不必說，但是有一二分姿色，搽粉抹胭脂，穿兩件新衣裳，客人見了自然人人喜歡，少不得甜言蜜語的灌兩句，我們也少不得對人家瞧瞧，朝人家笑笑，人家就說我們飛眼傳情了，少不得更親近點，這時候儘想，倘若是個平常人到也沒啥，倘若是個品貌又好，言語又有情意的人，你一句我一句自然而然的，那個心就到了這人身上，可是咱們究竟是女孩兒家，一半是害羞，一半是害怕，斷不能像那天津人的話，三言兩語成夫妻，畢竟得避忌點兒。

「記得那年有個任三爺，一見就投緣，兩三面後別題多好。那天晚上睡了，覺這可就胡思亂想開了。初起想這個人跟我怎麼這們好，就起了個感激他的心，不能不同他親近；再想他那模樣，越想越好看；再想他那言

談，越想越有味；閉上眼就看見他，睜開眼還是想着他，這就着了魔，這夜覺可就別想睡得好了！到了四五更的時候，臉上跟火燒的一樣，飛熱起來，用個鏡子照照，真是面如桃花，那個樣子，別說爺們看了要動心，連我自己看了都動心；那雙眼珠子，不知爲了什麼就像有水泡似的，拿個手絹子擦擦也真有點濕漉漉的奇怪；到天明，頭也昏了，眼也澀了，強勉強一霎兒，剛睡不大工夫，聽見有人說話，一骨碌就坐起來了；心裏說：『是我那三爺來了罷？』再定神聽聽，原來是打粗的火工清晨掃地呢。歪下頭去再睡，這一覺可就到了晌午了。等到起來，除了這個人沒第二件事聽見；人說什麼馬褂子顏色好，花樣新鮮，冒冒失失的就問：『可是說三爺的那件馬褂不是？』被人家啾一眼笑兩笑，自己也覺得失言，臊得臉通

他的玉像不待大會見，聽人家說：「誰家鬼弟中了舉了，又冒失問：『是王爺家的五爺不是？』」被人家說：「你敢是迷了罷。」又臊得跑開去。等到三爺當真來了，就圍看見自己的魂靈似的，那一親熱，就不用問了。再是閩女家頭一個節大事，那鬼那個容易呢？自己固然不能啟口，人家也不敢輕易啟口，不過乾親熱親熱罷哩。

「到了幾天後，這魔着的更深了，夜夜算計，不知幾時可以同他親近；又想他要住下這一夜，有多少話都說得了，又想在爹媽跟前說不得的話，對他都可以說得。想到這裏，不知道有多歡喜，後來又想我要他替我做甚麼衣裳，我要他替我做甚麼帳幔子，我要他替我做什麼被褥；我要他買甚麼木器，我要他請師父要那兩院裏那三間北屋，這屋子我要他怎樣收

拾，各式長桌，方桌；上頭要他替我辦甚麼擺飾，堂中桌上等邊牆上要他替我辦坐鐘，掛鐘；我大襟上要他替我買個小金表；我們雖不用首飾，這手腕膊上實金鐲子是一定要的，萬不能少；甚至妝奩，粉盒，沒有這樣不會想到。這一夜又睡不着了。又想知道他能照我這樣辦不能？又想狂三爺昨日親口對我說：「我真愛你，愛極了。倘若能成就咱倆好事，我就破了家，我也情願；我就送了命，我也願意。古人說得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只是不知你心裏有我沒有？」我當時怪臊的只說了一句：「我心同你心一樣。」我此刻想來要他買這些物件，他一定是肯的。又想我一件衣服，穿久了怪厭的，我要大毛做兩套，是甚麼顏色，甚麼材料？中毛要兩套；小毛要兩套；綿，夾，單，紗，要多少套？顏色花紋不要有犯

重的。想到這時候，彷彿這無限若千的事物，都已經到我手裏似的。又想正月香市初一，我穿甚麼衣裳；十五我穿甚麼衣裳；二月二龍抬頭，我穿甚麼衣裳；清明我穿甚麼衣裳；四月初八佛爺生日，各廟香火都盛，我應該穿甚麼衣裳；五月節，七月半，八月中秋，九月重陽，十月朔，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臘，我穿甚麼衣裳；某處大會，我得去看，怎樣打扮；某處小會，我也得去，又應該怎樣打扮。青雲紫雲他們沒有這些好裝飾，多寒蠢，我多威武，又想我師父從七八歲撫養我這個大，我該做件甚麼衣服酬謝他，我留下父母我該買甚麼東西叫他二老歡喜歡喜？他必叫着我的名兒說：「大姪兒，你今兒怎麼穿得這們花躁？真好看煞人！」又想三姨娘，大姑姑，我也得買點啥送他，還沒有盤算得完，那四面的鷄子，膠膠角

角，叫個不住。我心裏說這鷄真正渾蛋。天還早着呢，再抬頭看，窗戶已經白洋洋的了，這算我頂得意的一夜。

「過了三天，任三爺又到廟裏來啦，我抽了個空兒，把二爺扯到一個小屋子裏，我說：『咱倆說兩句話。』到了那屋子裏，我同二爺並肩坐在炕沿上，我說：『三爺我對你說……』這句纔吐出口，我想那有這們不聾聩的人呢？人家沒有露口氣，咱們女孩兒家倒先開口了，這一想把我臊的，真沒有地洞好鑽下去，那臉登時飛紅，拔開腿就往外跑。三爺一見，心裏也就明白一大半了，上前一把把我抓過來，望懷裏一抱，說：『心肝寶貝，你別跑，你的話我知道一半啦？這有什麼害臊呢？人人都有這一回的，這事該怎麼辦？你要什麼物件？我都買給你，你老老實實說罷！』」

逸雲說：「我那心裏騰騰的亂跳，跳了會許，我就把前兒夜裏想的事都說出來了。說了一遍，三爺沉吟了二沉吟說：『好辦法，說今兒回去就稟知老太太商量。』老太太最疼愛我的，沒那個不依。俺三奶奶暫時不告訴他，娘們沒有不吃醋的，恐怕在老太太跟前出壞，就是這辦法。妥當妥當。」語說完了，恐怕別有見疑，就走出來了。我又低低囑咐一詞：「越越越好，我聽你的信兒。」三爺說：「無遠用說。」也就匆匆忙忙下街回家去了。我送他到大門口，他還站住對我說：「倘若老太太允許了，我這兩天就來，我託朋友來先把你師父的盤子講好，我自己去替他置辦東西。」我說：「五很好，很好，盼望着哩。」從此有兩三夜也沒睡好覺，可沒有前兒心裏快活，因為前兒裏裏外外想好的，都辦妥了。

朋友來跟師父說妥他再來。今兒他自己來，一定事情有變！這一想，可就是彷彿看見閻羅王的勾死鬼似的，兩隻腳立刻就發軟，頭就發昏，萬站不住，飛跑進了己屋子，梅玉臉痛哭；哭了一小會，只聽外邊打粗的小姑子喊道：「華雲，三爺來啦！快去罷！」三位太太，僥知道爲甚麼叫華雲呢？因爲這逸雲是近年改的，當年我本叫華雲。我聽打粗的姑子喊，趕忙起來，擦擦眼，勻勻粉，自己怪自己，這不是瘋了嗎？誰對你說不成呢？自言自語的，又笑起來了！臉還沒勻完，誰知三爺已經走到我屋子門口，揭起門簾說：「你幹什麼呢？」我說：「風吹砂子迷了眼啦！」我洗臉的。三爺一面說話，偷看三爺臉神，雖然帶着笑，却氣象冰冷，跟那凍了冰的黃河一樣。我說：「三爺請坐。」三爺在炕沿上坐下，我在小條桌旁

邊小橋上坐下。小姑子揚着門簾，公站着衣箱才在那裏歇。我說：「你還不泡茶去？」小姑子去了，我同三爺兩個大臉對臉，只瞪着眼睛，半個時辰，沒一句話也沒有說；等到小姑子送進茶來，吃了兩碗，還是無言相對。我耐不住了，我說：「三爺，今兒怎麼着啦？」一句話也沒有。三爺長嘆一口氣，說：「真急死人，我對你說罷！前兒不是我從你這裏回去嗎？當晚得空，我就對老太太說了個大概，老太太問得多少東西，我還沒敢全說，只說了一半的光景，老太太拿算盤一算，說：「這不得半千的銀子嗎？」我就不敢言語了。老太太說：「你這孩子，你老子辛辛苦苦掙下這個家業，算起來不過四五萬銀子家當，你們哥兒五個，一年得多少用項。你五弟意沒有成家，你平常喜歡在山上跑跑，我也不禁止；你今兒想到這種心思，

一下子就得用上千的銀子，還有將來呢？就不花錢了嗎？況且你的媳婦模樣也不寒碜，你去年纔成的家，你們兩口子也怪好的，去年我看你小夫婦很熱，今年就冷了姪些，不惡說是爲這華雲，所以變了心了！我做婆婆的爲疼愛兒子，拿上手的銀子給你幹這事，你媳婦不敢說甚麼，他倘若說：『賠嫁的衣服不時樣了。』要我給他做三二百銀子衣服，明明是擠我這個短兒，我怎麼發付他呢？你大嫂子二嫂子都來趕羅我，我又怎麼樣？我不給他們做，他們豈面不說，背後說：『我們製買點物件，姓任的買的，還在姓任的家裏，老太太就不願意了；老三花上千的銀子，給別人家買東西，二天後就不姓任了，老太太倒願意。也不知道是誰短呢？是老昏了？』這話要傳到我耳朵裏，我受得受不得呢？你是我心疼的兒子，你替

我思想，你在外邊快樂，我在家裏受氣，你心裏安不安呢？倘若你媳婦是不賢慧的，同你吵一回，鬧一回，也還罷了；倘若竟仍舊的同你好，格外的照應你，你就過意得去嗎？倘若依你做了去，還是永遠就住在山上，不回家呢？還是一邊住些日子呢？倘若你久在山上，你不要媳婦，你連老娘都不要了，你成什麼人呢？你一定在山上住些時，還得在家裏住些時，是

不用說的了；你在家裏住的時候，人家山上又來了別的客，少不得也要留人家住，你花錢買的衣服真好看，穿起來給別人看；你買的器皿給別人用；你買的帳幔，給別人遮羞；你買的被褥，給人家蓋；你心疼心愛心裏憐惜的人，陪別人睡；別人脾氣未必有你好，大概還要鬧脾氣，睡的不樂意還要罵你心愛的人，打你心愛的人，你該怎麼樣呢？好孩子！你是個聰

明孩子，把你娘的話，仔細想想，錯是不錯？依我看，你既愛他，我也不攔你，你把這第一個傻子讓給別人做，你做第二個人去，一樣的稱心，一樣的快樂，却不用花這們多的冤錢，這是第一個辦法；你若不以為然，還有第二個辦法：你說華雲模樣長得十分好，心地又十分聰明，對你又是十二分的恩愛，你且問他是爲愛你的東西，是爲愛你的人？若是爲愛你的東西，就是爲你的錢財了，你的錢財幾時完，你的恩愛就幾時斷絕；你算花錢租恩愛，你算算你的家當，殼租幾年的恩愛？倘若是愛你的人，一定要這些東西嗎？你正可以拿這個試試他的心，若不要東西，真是愛你，要東西，就是假愛你；人家假愛你，你真愛人家，不成了天津的話：『割頭挑子一頭想』嗎？我共總給你一百銀子，殼不殼你自己斟酌辦理去罷！

逸雲追述任三爺當日敝他老太太的話到此已止，德夫人對着環翠伸了一伸舌頭說：「好個利害的任太太，真會管教兒子！」環翠說：「這時候就叫做逸雲師兄，也一點法子沒有！」德夫人向逸雲道：「你這一番話，真抵得上一卷書呢！任三爺說完這話，傳怎麼樣呢？」逸雲說：「我怎麼呢？哭罷咧！哭了會子，我就發起狠來了，我說：「衣服我也不要了！東西我也不要了！任應我也不要了！傳跟師父商議去罷！」任三爺說：「這話真難出口，我是怕你着急，所以先來告訴你，我還得想法子，就這樣是萬不行！傳別難受。緩兩天我再向朋友想法子去。」我說，「傳別找朋友想法子了，傳下錢來還不還是老太太給嗎？到成了個癩王八的事，更不妥了，我更對不住傳老太太了！」那一天就這們，我們倆人就分手了！」

雲便向二人道：「二位太太如果不嫌絮煩，願意聽，話還長着呢！」

人道：「願意聽，願意聽，你說下去罷。」且聽下回分解。

四

九轉成丹破壁飛

七年返本歸家坐

却說遊雲又道：「到了第二天，老爺果然託一個朋友來跟師父談論，又把以前的情節述了一遍，問師父肯成就論事不情？并說華雲已經親口允許，任麼都不要，若是師父肯成就，以將來補報的個子義呢？」老師父說道：「這事聽華雲自主。我們廟裏的規矩可與庵子裏不同：庵子裏妓女到了十幾歲，就要逼令他改裝，以後好做生意；廟裏留客本是許犯忌的事，只因廟上傳下來坐墊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應酬客人的，其中便有難於嚴禁的。」

處，恐怕傷犯客人面子，前幾十年還是暗的，漸漸的近來，就有點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還是個半暗的事，儘只可同華雲商量着辦，倘若自己願意，我們斷不過問的；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說，在先也是本廟裏傳下來的規矩，因為這比邱尼本應該是童貞女的事，不應該沾染紅塵；在別的廟裏犯了這事，就應逐出廟去，不再收留，惟我們這廟不能打這個官話欺

是也有一點分別：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廟裏供給，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別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塵事

規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項，俱得自己出錢製買，並且每月還須津

用項，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須攤在他們幾個染塵人的身上，因為廟裏本沒有香火田，又沒有緣簿，但凡人寫緣簿的，自然都寫在那清修的廟

裏去，誰肯寫在這半清不淨的廟裏呢？憐還不知道嗎？況且初次染塵，必須大大的寫筆功德錢，這錢誰也不能得，收在公賬上應用。憐纔說的一百銀子，不知算功德錢呢？還是給他置買衣服同那動用器皿呢？若是功德錢，任三爺府上也是本廟一個施主，斷不計較；若是着辦衣物，這功德錢指那一項抵用呢？所以這事我們不硬與聞，憐請三爺自己同華雲斟酌罷。況且華雲現在住的是南院的兩間北屋，屋裏的陳設，箱子裏的衣服，也就不大離值兩千銀子，要是做那件事，就都得交出來，照他這一百銀子的牌子，那一間屋子也不稱，只好把廚房旁邊堆柴火的那一間小屋騰出來給他，不然別人也是不服的，憐確是不是呢？那朋友聽了這番話，就來一五一十的告訴我，我想師父這話也確是實情，沒法駁回，我就對那朋友

說：「叫我無論怎麼寒暑，怎麼受罪，我爲着三爺都沒有甚麼不肯。只是臨着三爺面子，恐怕有些不安，不必着急，等過三天三爺來，我們再商量罷。」那個朋友去了，我就仔細的盤算了兩夜，我起初想：同三爺講的好，管他有衣服沒衣服？比要飯的叫化子總強點，就算那間廚房旁邊的小房子，也怪暖和的，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我瞧那戲上王三姐拋彩毬打着了薛平貴，是個討飯的，他捨掉了相府小姐不做，去跟那薛平貴，落後做了西涼國王，何等榮耀，有何不可。又想人家那是做夫妻，嫁了薛平貴，纔這算什麼呢？就算我苦守了十七年，任三爺做了西涼國王，他家三奶奶自然去做娘娘，我還不是斗姥宮的窮姑子嗎？況且皇上蒙恩典，雖準其封，也從沒有聽見有人說過：雖做了官地封到他相好的女人，何況一個

姑子呢！大清會典上有封眉姑的一條嗎？想到這裏可就涼了半截了！又
想我現在身上穿的袍子是馬五爺做的，馬褂是牛大爺做的；還有許多物件
都是客人給的，若同任三爺落了交情，這些衣物都得交出去；馬五爺牛大
爺來的時候不問嗎？不告訴他不行，若告訴他，被他們損兩句呢？說：「
你貪圖小白臉，把我們東西都斷送了！把我們待你的好意，都摔到東洋大
海裏去，真沒良心！真沒出息！」那時我說甚麼呢？况且既沒有好衣服
穿，自然上不了臺盤，正經客來，立刻就是青雲他們應酬了，我只好
在廚房裏端菜，送到門簾子外頭，讓他們接進去，這是甚麼滋味呢！等到吃
了飯，刷洗鍋碗是我的差使，清遠罷了；頂難受是清早上掃屋子裏的地！
院子裏地是火工掃，上等姑子屋裏地是我們下等姑子掃，倘若師兄們同客

人睡在炕上，我進去掃地，看見帳幔外兩雙鞋，心裏知道：這客當初何等契重我，我還不願意理他；今兒我倒來替他掃地？心裏又應該是甚麼滋味呢，如是又想：在這兒是萬不行的了！不如跟任三爺逃走了罷。又想逃走，我沒有甚麼不行，可是任三爺人家有老太太，有太太，有哥哥，有兄弟，人家怎能同我逃走呢？這條計又想左了，翻來復去，想不出個好法子來；後來忽然間得了一條妙計：我想這衣服不是馬五爺同牛大爺做的嗎？馬五爺是當舖的東家，牛大爺是匯票莊掌櫃的。這兩個人待我都不錯，要他們拿千把銀子不吃力的，況且這兩個人從去年就想算計我，爲我不喜歡他們，所以吐不出口來，眼前我只要略爲撩撥他們下子，一定是鉤；待他們把冤錢花過了，我再同三爺慢慢的受用，正中任三爺老太太的第一策。

豈不大妙？想到這裏，把前兩天的愁苦都一齊散盡，很是喜歡。停了一會子，我想兩個人裏頭，找誰好呢？牛大爺匯票莊，錢便當，找他罷，又想老西兒的脾氣，不弄住脖兒梗是不花錢的，花過之後，還要肉疼；明兒將來見了衣裳，他也說是他做的；見了物件，也要說是他買的；唧唧咕咕絮叨的沒有完期，況且醋心極大，知道我同二爺真好，還不定要唧咕出甚麼樣子來纔罷呢！又抽鴉片，一嘴的烟味，比糞還臭；教人怎麼樣受呢？不用顧了眼前，以後的罪不好受。算了罷，還是馬五爺好得多呢；又想馬五爺是個回子，專吃牛羊肉，自從那年縣裏出告示，禁宰耕牛，他們就只好專吃羊肉了。吃的那一身的羊羶氣，五六尺外，就教人作噁心，怎樣同他一被窩裏睡呢，也不是主意！又想除了這兩個呢，也有花得起錢的，大

概不像個人樣子；像個人的呢，都沒有錢。我想到這裏，可就有點醒悟了。大概天老爺看着錢與人兩樣都很重的，所以給了他錢，就不教他像人；給了他個人，就不教他有錢；這也是不錯的道理。後來又想任三爺人才極好，可也並不是沒有錢，只是拿不出來，不能怨他。這心可就又迷回任三爺了。既迷回了任三爺，想想還是剛纔的計策不錯，管他馮呢牛呢，將就幾天讓他把錢花夠了，我還是跟任三爺快樂去，看銀子同任三爺面土，就受幾天罪也不要緊的。這又喜歡起來了睡不着，下炕剔明了燈，沒有事就拿把鏡子自己照照，覺得眼如春水，面似桃花，同任三爺配過對兒，真正誰也委曲不了誰，我正在得意的時候，坐在椅子上倚在桌子上，又盤算盤算想道，這事還有不妥當處，前兒任三爺的話不知真是老太太的

話呢？還是三爺自家使的壞呢？他有一句話很可疑的，他說老太太說，你正可以拿這個試試他的心，直怕他是用這個毒着兒來試我的心的罷？倘若就這樣，我同牛爺馬爺落了交，他一定來把我痛罵一頓，兩下絕交，饒呀險呀！我爲三爺舍垢忍污的同牛馬落交，却又因親近牛馬，得罪了三爺，豈不大失算嗎？不好！不好！再想想三爺的情形，斷不忍用這個毒着下我的手，一定是他老太太用這個着兒破三爺的迷。既是這樣，老太太有第二條計預備在那裏呢。倘若我與牛爺馬爺落了交情，三爺一定裝不知道，拿二千銀票來對我說：「我好容易千方百計的湊了這些銀子來贖你的前約，把銀子交給你，自己去採辦罷。這時候我纔死不得活不得呢。」逼到臨了他總得知道真情，他就把那二千銀票扯個粉碎，賭氣走了，請教我該怎麼辦。

呢？其實他那二千的票子，老早掛好了失票，雖然扯碎票子，銀子一分也損傷不了；只是我可就沒法做人，活臊也就把我臊死了！這們說，以前那個法子可就萬用不得了！又想，這是我的過慮，人家未必這們利害，又想想算他下了這個毒手，我也有法制他。什麼法子呢？我先同牛馬商議，等有了眉目，我推說我還得跟父母商議，不忙作定，然後把三爺請來，光把沒有錢不能辦的苦處告訴他，再把爲他纔用這忍垢納污的主意說給他，請他下個決斷。他說辦得好，以後他無從挑眼；他說不可以辦，他自然得給我個下落，不怕他不想法子去，我不賺個以逸待勞嗎？這法好的。又想，還有一事，不可不慮，倘若三爺竟說我實在籌不出款來，你就用這個法子，不管他牛馬罷，馬也罷，只要他拿出這宗冤錢來，我就讓他一頭地也

不要緊，自然就這們辦了；可是還有那朱六爺，苟八爺，當初也花過幾個月錢，你沒有留過客，他沒有法想；既有人打過頭客，這朱爺苟爺一定也是要住的了，你敢得罪誰呢？不要說，這打頭客的一住，無論是馬是牛，他要住多少天，得陪他多少天，他要住一箇月兩箇月；也得陪他一箇月兩箇月；騰下來日子，還得應酬朱苟，算起來一箇月裏的日子，被牛馬朱苟佔去二十多天，輪到任三爺不過三兩天的空兒，再算到我自己身上，得忍八九夜的難受，圖了一兩夜的快樂，這事還是不做的好。又想囉呀，我真昏了呀；不要說別人打頭客，朱苟牛馬要來，就是三爺打頭客，不過面子大些，他可以多住些時，沒人敢撐他；可是他能常年在山上嗎？他裏三奶奶就不要了嗎？少不得還是在家的時候多，我這裏還是得陪着朱苟牛馬

睡。想到這裏，我就把鏡子一摔，心裏說：都是這鏡子害我的！我要不是鏡子騙我，搽粉抹胭脂，人家也不來撩我；我也惹不了這些煩惱，我是個閨女，何等尊重，要起什麼凡心？墮的什麼孽障？從今以後，再也不與人交涉，剪了辮子，跟師父睡去；到這時候，我彷彿大澈大悟了不是？
實天津落子館的話，還有題目呢。

我當時找剪子去剪辮子，忽然想這可不行，我們廟裏規矩過二十歲纔準剪辮子呢，我這時剪了，明天怕不是一頓打！還得做幾個月粗工，等辮子養好了，再上臺盤；這多們丟人呢！況且辮子礙着我着什麼事，有辮子的時候，糊塗難過；剪了辮子，得會明白嗎？我也見過多少剪辮子的人，比那不剪辮子的時候，還要糊塗呢！自要自己拿得穩主意，剪辮子，

不測國水

那時我仍舊吐流眩暈，心裏又想從台以後無論誰

都添招惹，豈知知道台面在那裏，斷斷為藤，台面那匹蹄的模樣就

現在眼前，這爺的說話就存在耳際，裏意法爺的時意就佩在心坎，說止，口剛底

給不得，轉來轉法，口忽然想到我與糊塗，怎麼這測些天數，我眼前有細

妙策，怎麼沒想到，睜着眼睛，任老太太不是說媽，也是子的銀折出給別家

家，這東西三天後就不姓任的，可兒得不是老太太不肯給錢，這錢糊

塗又過幾幾天，東西也是人家，誰是大家的，豈不是人財兩空嗎？我

怎麼有第幾個外姓心，不知是任家，豈不是好，隨個姓，豈安當

又想到西門子，給我家父母，也很勤，勤善的，還有西門子，給我父母，豈

有幾幾說的五個自己的衣服，看世套服，前前就，豈以後到他家，豈

得穿嗚呼！真正妙計，也不得到天明着人請三爺來商量這個辦法。誰知道往常天明的很快，等兒要他天明，越看那窗戶越不亮，真是恨人。又想我到他家，怎樣伺候老太太，老太太怎樣喜歡我；我又怎樣應酬三奶奶，三奶奶又怎樣喜歡我；我又怎樣應酬大奶奶，大奶奶，他們又怎樣喜歡我；將來養兩個兒子，大兒子叫他念書，讀文章中舉，中進士，點翰林，點狀元，放入府巡按，做宰相；我做老太太，多威武；二兒子，叫他出洋，做留學生，將來放外國欽差，我再跟他出洋，逛那些外國大花園，豈不快樂死了嗎？……

這個主意好！這個主意好！可是我聽說七八年前，我們師叔嫁了

末後聽

太凌虐不過，喝生鴉片烟死了，又見我們彩雲

願兄，嫌到南鄉張老爺，也是個大財主，老爺在家時時候，待承的同親姨妹一樣，老爺出了門，那磨折就說不上口頭。身上疥的一個一個的瘡，惹得老爺回來，自然先到太太屋裏了，太太對老爺說，你們這姨太太，不知道同誰偷上了，着了一身的楊梅瘡，我好不容易替他治好了，你明兒瞧瞧他身上那瘡疤子，怕人不怕人？你可別上他屋裏去，你要着上楊梅瘡，可就了不得啦！那個老爺氣的發抖，第二天清早起氣狠狠的拿着馬鞭子，不叫他脫衣裳看疤，他自然不肯，老爺更信太太說的不錯，扯開衣服，看了兩處，不問青紅皂白，舉起鞭子就打，打了三三百鞭子，教人鎖到一間空屋子裏去，一天給兩碗冷飯，吃到如今，還是那們半死不活的呢！再把那有姨太太的人盤算盤算：十成裏有三成是正太太把姨太太折磨死了的，十成裏也

「我驚了一身冷汗，醒來頭就抵那些胡思亂想，一掃而空了。從此這
公逸雲的。」

德夫人道：「看你年紀輕輕的，真好大見識，說的一點也不錯。若果
你：譬如現在有個人，比你任三爺還要好點，他的正太太又愛你，又契重
你的，說明了同你姊妹稱呼，把家務全交給你一個人管，永遠沒有那時嗒
咕咕的事，你還願意嫁他，不願意呢？」逸雲道：「我此刻且不知道我是
女人，教我怎樣嫁人呢？」德夫人大驚道：「我不解你此話怎講？」未知
逸雲說出甚話，且聽下回分解。

處豈僅天姿不惡，髮身喜羅塵請安事，那得會種英發諾，因須善提燈，中有男
 女權，故維摩請佗天姿身而爲惡淫，凡我輩種種煩惱之無窮痛苦，都從自
 己知道自己是女人，這世間煩惱出來的，又看看明白，男女衆無分別，這就及
 天西方淨土極樂世界了。古德夫人道：「你這世間一段佛法？我這不能甚
 懂，難道你現在無論見了何等樣的男子，都無一點愛心嗎？是逸雲道：「不
 不然，愛心怎能沒有？只是有分別，男女衆無輕重。譬如見了三個才女，美
 人，英雄，高士，却是從欽敬上生出來的愛心，女人見了尋常人却與我親近
 的，便是從天資上生出來的愛心，見了些下等愚蠢的人，這從惡慣里生
 的，便是從天資上生出來的愛心，只是不覺他是男是女，這德夫人又連連點頭
 說：「師兄不但見師兄，還要說他做個愛了。」「又問：這天姿是幾時結

悟到這步田地的呢？」逸雲道：「也不過這二十二年。」德夫人道：「怎樣便會證明到這地步呢？」逸雲道：「只是一個變字。易經說：『窮則變，變則通。』天下沒有個不變會通的人。」德夫人道：「請你把這節三節怎樣變法，可以指示我們罷？」逸雲道：「兩位太太不嫌煩瑣，與我就說說何妨。我十三歲時甚麼都不懂，却也沒有男女相，到了十四五歲，初開知識，就知道喜歡男人了，却是喜歡的美男子。怎樣叫美男子呢？像那天津搜的泥人子，或者關子唱京旦的，覺得他實在是好，到了十六七歲，就覺得這一種人真是泥捏的綉綉的，外面好看，內裏一點兒沒有，必須有點斯文氣，或者有點英武氣，纔算個人。這就是同任三爺要好的時候了。再到十七八歲，就變做專愛才子英雄，看那報館裏做論的人，下筆千言，

天下事沒有一件不知道的，真是才子！又看那出洋學生，或者看入兩國打仗要去觀戰，或者自己請赴前敵，或者借個題目自己投海而死，或者一洋鎗把人打死，再一洋鎗把自己打死，真是英雄！後來細細察看，知道那議論的，大都知一不知二，爲私不爲公，不能算個才子。那些借題目自盡的，一半是發了瘋痰病，一半是受人家愚弄，更不能算個英雄。只有像曾文正，庸人也用得奸，用兵也用得好，料事也料得好，做文章也做得好，方能算得才子；像曾忠襄自練一軍，救兄於祁門，後來所向無敵，困守雨花臺，畢竟克復南京而後已，是個真英雄！再到十八九歲又變了，覺得曾氏弟兄的才子英雄，還有不足處，必須像諸葛武侯纔算才子，關公趙雲纔算得英雄；再後覺得管仲、樂毅方是英雄，莊周列禦寇方是才子；再推測

日出地時，這邊還有聽見逸雲師兄談的話好極了，比二卷書還有趣呢。我真
不想睡，只是願意聽罷。」慧生說：「這洞好聽，你為什麼不叫我來聽聽
呢？」德夫人說：「我聽了幾次，有什麼都不知道，還願得叫你呢？可是
好多時沒有喝過茶了。」逸雲說：「這王媽怎麼不來請人呢？」

逸雲不可說說，就跑去倒茶去。慧生說：「你真聽迷
了，那裏有王媽呢？」德夫人說：「這不是出店的時候，他跟着的嗎？」慧
生又大發狂，環翠說：「德太太，你怎麼記不得我們出店的時候，他壓頭
疼的，不得五所，他真愛他個店了，就願得叫以送茶來的嗎？不然這補藥
怎樣會知道送來呢？」德夫人說：「倒不是來請真聽迷了。」慧生又
問：「你倒談的這補藥，這洞補的？是德夫人說：「我告訴你罷，我因為這逸

雲有文有武，又能幹，又謙和，真愛極了！我想把他

說到這裏，逸雲笑嘻嘻的提了一壺茶進來說：「我真該死了飯後沖了一壺茶，攔在外間桌上，我竟忘了取進來，都涼透了！這新泡來的，僱喝罷。」左手拿了幾個茶碗，一一斟過。逸雲既來，德夫人適纔要說的話，自然說不下去，略坐一刻，就各自睡了。

天將欲明，逸雲先醒，去叫人燒了茶水，洗臉水，招呼各人起來，煮了幾個雞蛋，燙了一壺熱酒，說：「外邊冷的利害吃點酒擋寒氣。」各人吃了兩杯，覺得腹中和暖，其時東方業已發白，德夫人環翠坐了小轎，披了皮斗篷，環翠本沒有，是慧生不用借給他的。慧生老殘步行，不遠便到了日觀峯亭子等日出，看那東邊天脚下已通紅，一片朝霞，越過越明，見

那地下冒出一個紫紅色的太陽牙子出來。逸雲指道：「儂聽那地邊上有一條明的跟一條金絲一樣的，相傳那就是海水。」只說了兩句話，那太陽已半輪出地了；只可恨地皮上面，有條黑雲像帶子一樣橫着，那太陽纔出地，又鑽進黑帶子裏去，再從黑帶子裏出來，輪脚已離了地，那一條金線也看不見了。德夫人說：「我們去罷，」回頭向西看了丈人峯捨身巖玉皇頂，到了秦始皇沒字碑上，摩訶了一會兒，原來這碑並不是個石片子，竟是疊角斬方的一枝石柱，上面竟半個字也沒有。再往西走，見一個山峯，彷彿劈開的半個饅頭，正面磨出幾丈長，一塊平面刻了許多八分書。逸雲指着道：「這就是唐太宗的紀泰山銘，旁邊還有許多本朝人刻的斗大字，如椽椽一般用紅油把字畫裏填得鮮明照眼，書法大都學洪鈞殿試策子的，

雖還不及洪鈞的飽滿，也就肥大的可憐了。高文向西走，回到天橋，重入
 老黃店裏，吃上逸雲預備下的湯麵，柱上存棗，一同下山。出天街，望南
 門，就是南天門了。高文得南天門，便是五大盤。誰知下山路上，山更廣可
 怕，天橋夫走的比飛還快，三隻眼也八盤已走盡，不到五點鐘，已到半姥
 亭門首，慧生抬頭一看，果然摔了天紅彩網，急急對官燈，其時大家已都下
 車，轎子，老殘把嘴對慧生，同彩網一事，慧生說：「早已領教了。」彼此相
 視而笑。

兩個老姑子迎在門口，打過香稽首，進得客堂，只見一個金仙模樣，
 面若桃花，眼如秋水，攬孫真子，喚樓樓白兒，蛋給半盞仙露，穿一件
 嫩黃銀顏色的廣縷袍子，高懸披扇，庫金纏腰，有三寸多高，備極笑容，趕上

見來替大家請安，山明知，這還是說謊了。正要問話，只見旁邊走上一個戴黑貂皮帽，黑漆頂子的人，走上來，向德慧生請安，又向眾人略為拱了個手，說道：「這對慧生手巾，裏藏着年恩弟和環的帖子，說：『請上給德夫人請安，說：』」

「昨兒不知道夫人駕到，失禮的很，接夫人的信，饒員很發窮，叫了少爺去，問：『原來都是虛話，沒有的事。』」

「這少爺申，周和幾句，說請夫人請安，不要聽差人的閒話，今晚請在衙門裏便飯，這裏掃選了幾樣菜來，看請夫人前，吃點。」

「慧生聽了，大喜，慳意說：『請你回去替你貴上請安，說送菜吃飯，都是敬當，自謝謝罷。』」

「說這話是虛話，不用說就是我造的謊，事到明天我儂動身後，怕不痛痛快快，奉何這半爐窩姑子，一頓嗎？既不准我儂，我自自道理。」

就是了。你回去罷！」那家人也把臉沉下來說：「大人不要多心，敝上不是這個意思。」回過臉對老姑子說：「你們說實話，有這事嗎？」慧生說：「你這不是明明當我面逞威風嗎？我這窮京官，你們主人瞧不起，你這狗才也敢這樣放肆！我搖你主人不動，難道辦你這狗才也辦不動嗎？今天既是如此，我下午拜泰安府，請他先把這狗才打了，遞解回籍，再同你們主人拿帳上子弟不才，還要這們護短，」回頭對老殘道：「好好的一個人，怎樣做了知縣就把天良喪到這步田地！」那家人看勢頭不好，趕忙跪在地下磕頭。德夫人說：「我們裏邊去罷。」慧生把袖子一拂，竟往裏走，仍在靚雲房裏去坐。泰安縣裏家人知道不安，忙向老姑子託付了幾句，飛也似的下山去了。暫且不題。

却說德夫人看觀雲長的實在是俊，把他扯在懷裏，仔細撫摩。一回說：「你也認得字嗎？」觀雲說：「不多幾個。」問：「念經不念經？」答：「經總是要念的。」問：「念的什麼經？」答：「無非是眼前幾部：金剛經、法華經、楞嚴經等罷了。」問：「經上的字，都認得嗎？」答：「那幾個眼面前的字，還有不認的嗎？」德夫人又驚，心裏想，以爲他年紀甚小，大約認不多幾個字，原來這些經都會念了，就不敢怠慢，他又問：「你念經，懂不懂呢？」觀雲答：「略懂三分。」德夫人說：「你要有不懂的，問這位鐵老爺，他都懂得。」老殘正在旁邊不遠坐，接上說：「太嫂不用冤人，我那裏懂得甚麼經呢？」又因久聞觀雲的大名，要試也試，就兜過來說了：「我雖不懂甚麼，觀雲王你如要問」

也。那姑問問看，纔得滾滾來我就說：「你不着迷我就不要說。」觀雲正待要開口，只見逸雲已更換了衣服，襟上粉點點，脂點點，走將進來，及露得三件粉紅庫緞袍，裏面却配頭一件瓦魚緞，送款肩的露着個頭。逸雲道：「金統的辦來。」觀雲道：「文體即兒偏勞。」逸雲道：「豈敢來豈敢來。」觀雲道：「師兄入這位，鐵老翁佛理精深，文德廣大，叫我府平時的問他，這大家呢。」逸雲道：「好，好，好，好。」我道：「聽他這話，兩句。」觀雲道：「這觀雲道：『老殘面黃，入恭恭敬敬問道：』金剛經云：『若有滿三千大千世界虛寶，以用布施，其福德多不如以四偈語爲他大說，其福勝彼。』」請問那四句偈，本經到底沒有說破，沒有人講得。」我道：「一切有佛法，如夢如泡，影如露，亦如電，應緣如是觀。」逸雲道：「這偈語，問的利害，請說幾句，待金剛經的偈語不出來，你問我，我也隱隱知道。」

逸雲笑道：「你要那四句，就是那四句，只怕你不要。」觀雲說：「爲麼不要呢？」逸雲一笑不語，老殘蕭然起敬的立起來向逸雲唱了一個大照略說：「領教得多了！」觀雲說：「你這話鐵老爺倒懂了，我還是不懂，爲麼我不要呢？」三十二分我都不要，別說四句。」逸雲說：「爲麼你三十三分都要，所以這四句偏語就奉給你。」觀雲說：「我更不懂了。」老殘說：「逸雲師兄佛理真通達，你想六祖只要了「因無所住，而生其心。」兩句就得了五祖的衣鉢，成了活佛。所以說：「只怕你不要，」真正生花妙舌。」老殘因見逸雲非凡，便問道：「逸雲師兄，屋裏有客麼？」逸雲說：「我屋裏從來無客。」老殘說：「我想去看看許不許？」逸雲說：「你要來就來，只怕你不來。」老殘說：「我歷了無限劫，纔遇見這個機

會，怎肯不來？請你領路同行。」當真逸雲先走，老殘後跟。德夫人笑道：「別讓他一個人進桃源洞。我們也得分點仙酒飲飲。」說着大家都起身同去，就是這西邊的兩間北屋，進得堂門，正中是一面大鏡子，上頭一塊橫匾寫着：「逸情雲土」四個行書字，旁邊一對對聯寫道：

「妙喜如來福德相

姑射仙人冰雪姿」

只有下款赤龍二字，並無上款。慧生道：「又是他們弟兄的筆墨。」老殘說：「這人幾時來的？是你的朋友嗎？」逸雲說：「外面是朋友，內裏是師弟。他去年來的，在我這裏住了四十多天呢。」老殘道：「他就住在這廟裏嗎？」逸雲道：「豈但在這廟裏，簡直住在我炕上。」德夫人

忙問：「你睡在那裏呢？」逸雲笑道：「太太有點疑心山頂上說的話罷？我睡在他懷裏呢。」德夫人大道：「那門說？他竟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嗎？」逸雲道：「柳下惠也不算得頭等人物，不過散聖罷咧！有甚麼稀奇？若把柳下惠去比赤龍子，他還要說是賤他呢！」大家都伸舌頭。

德夫人走到他屋裏看看，原來不過一張炕，一個書桌，一架書而已，別無異物。却收拾得十分乾淨，炕上挂了個半舊湖縐幔子，疊着兩床半舊的錦被。德夫大說：「我乏了，借你炕上歇歇，行不行？」逸雲說：「不嫌醜，儘請歇着。」其時環翠也走進房裏來。德夫大說：「偌兩騎驢罷，」慧生老殘進房，看了一看也就退到外間，隨便坐下。慧生說：「攔攔你們講的金剛經，實在講的好。」老殘道：「空谷幽蘭，真想不到這種

地方，會有這樣高人，而且又是年輕的尼姑，外像彷彿跟妓女一樣。古人說：「蓮花出於污泥，」真是不錯的！」慧生說：「你這兒心目中只有觀雲，今兒見了觀雲，何以很不着意似的？」老殘道：「我在省城只聽人稱贊觀雲，從沒有人說起逸雲，可知道曲高和寡呢！」慧生道：「就是觀雲，也就難爲他了，纔十五六歲的孩子家呢……」

正在說話，那老姑子走來說道：「泰安縣宋大老爺來了，請兩位大人在那裏會？」慧生道：「到你客廳上去罷。」就同老姑子出去了，此地剩了老殘一個人，看旁邊架上堆着無限的書，就抽一本來看，原來是本大般若經，就隨便看將下去。話分兩頭：慧生自去會宋瓊，老殘自是看大般若經。

却說德夫人裁了環翠，回到逸雲炕上。逸雲說：「你躺下來我替你蓋點子被。」德夫人說：「你來坐下，我不睡。我要問你赤龍子是個何等樣人？」逸雲說：「我聽說他們弟兄三個，這赤龍子年紀最小，却也最放誕不羈的。赤龍子、黃龍子兩個呢，道貌嚴嚴，誰然都是極和氣的人，可教人一望而知他是有道之士，若赤龍子教人看着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嫖賭吃養，無所不爲；言商士庶，無所不交；同塵俗人處，他一樣的塵俗；同高雅人處，他又一樣的高雅；並無一點強勉處，所以人都測不透他，因爲他同青龍、黃龍一個師父傳授的，人也不敢不敬重他些；究竟知道他實在的人很少，去年來到這裏，同大家夥兒嘻嘻呵呵的亂說，也是上山回來在這裏吃午飯，師父留他吃晚飯，晚飯後師父同他談的話就不少。師父說：

「你就住在這裏罷。」他說：「好！好！」師父說：「儘願意一個人睡，願意有人陪你睡？」他說：「都可以。」師父說：「兩個人睡，你叫誰陪你？」他說：「叫逸雲陪我。」師父打了個楞，接着就說：「好！好！」師父就對我說：「你意下何如？」我心裏想，師父今兒要考我倆見識呢。我就也說：「好！好！」從那一天起，就住了有一個多月，自那裏他滿山去亂跑，晚上圍一圈子的人聽他講道，沒有一個不是喜歡的了不得，所以到底也沒有一個人說一句閒話，並沒有半點不以爲然的意思。到了極熟的時候，我問他道：「聽說你老人家窩子裏頗有禪好的，想必也都是有名無實罷？」他說：「我精神上有戒律，形骸上無戒律，都是因人而施，譬如你清我也清，你濁我也濁，或者妨害人或者妨害自己，都做不得，這是精

神上戒律。若兩無妨礙，就沒甚麼做不得，所謂形骸上無戒律。……」

正談得高興，聽慧生與老殘在外間說話，德夫人惦記廟裏的事，趕忙出來問：「怎樣了？」慧生道：「這個東西初起還力辯其無，我說子弟倚父兄勢，凌逼平民，必要鬧出大案來。這件事以情理論，與強姦閨女無異，幸尙未成，你還要竭力護短。俗語說得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閣下一定要縱容世兄，我也不必曉舌，但看御史參起來，是壞你的官，是壞我的官？不瞞你說，我已經寫信告知莊宮保說：『途中聽人傳說有這一件事，不知道確不確，請他派人密查一查。』你管教世兄也好，不管教也好，我橫豎明日動身了。他聽了這話，纔有點懼怕說：『我回衙門，把這個小畜生鎖起來，』我看鎖雖是假的，以後再鬧，恐怕不敢

了。」「德夫人說：『這樣最好。』觀雲本隨慧生進來的，上前忙請安道謝，究竟宋少爺來與不來？且聽下回分解。

六

平姥宮中逸雲說法

觀音菴裏環翠離處

話說觀雲聽說宋公已有懼意，知道目下可望無事，當向慧生夫婦請安道謝。少頃老姑子也來磕頭，慧生連忙摻起說：「這算怎樣呢？值得行禮嗎？可不致當！」老姑子又要替德夫人行禮，早被慧生抓住了，大家說些客氣話完事。逸雲却也來說：「請吃飯了。」衆人回至觀雲房中，仍舊昨日坐法坐定，只是青雲不來，換了觀雲，今日是觀雲執壺，勸大家多吃一杯。德夫人亦讓三雲，茶飲酒，於是行令猜枚，甚是熱鬧。瞬息吃完，席

面撤去，德夫人說：「天時尚早，稍坐一刻，下山如何？」謝雲說：「俾五點鐘走到店，也黑不了天，我看儂今兒不走，明天早上去好不好？」德夫人說：「人多不好打攪的。」逸雲說：「有的是屋子，比山頂元寶店總要好點。我們哥兒倆屋子讓儂四位睡，還不夠嗎？我們倆同師父睡去。」德夫人說：「你們走了。我們圖甚麼呢？」逸雲說：「那我們就在這裏伺候也行。」德夫人戲說道：「我們兩口子睡一間屋。」指環翠說：「他們兩口子睡一間屋。」問逸雲：「你睡在那裏呢？」逸雲說：「我睡在儂心坎上。」德夫人笑道：「這個無賴，你從昨兒就睡在我心上，幾時離開了嗎？」大家一齊微笑。德夫人又問：「你幾時剃辮子呢？」逸雲搖頭道：「我今生不剃辮子了。」德夫人說：「不是這廟裏規定三十歲就得剃辮子。」

嗎？」答道：「也不一定，倘若嫁人走的呢，就不剃辮子了。」問：「你打算嫁人嗎？」答：「不是這個意思，我這些年替廟裏擗的功德錢，雖不算多，也夠贖身的了。無論何時都可以走，我目下爲的是自己從小以來，凡有在我身上花過錢的人，我都替他們念幾卷消災延壽經，稍盡我點報德的意思。念完了我就走，大約總在明年春夏天罷。」德夫人說：「你走，可以到我們揚州去住幾天，好不好呢？」逸雲說：「很好，我大約出門先到普陀山進香，必走遍揚州，僱開下地滾來我去瞧瞧去。」老殘說：「我來寫，僱給管筆給張紙我。」觀雲忙到抽屜裏取出紙筆遞與老殘，老殘寫罷了，兩個地名遞與逸雲說：「僱也恬記着看看我去呀！」逸雲說：「那個自然。」又談了半天話，轎夫來問過數次，四人便告辭而去，送了打

攬費二十兩銀子，老姑子再三不肯收，說之至再，始強勉收去。老姑子同逸雲觀雲走出廟門而歸。

這裏四人回到店裏，天尚未黑，德夫人把山頂與逸雲說的話一一告訴了慧生與老殘，二人都贊歎逸雲得未曾有。慧生問夫人道：「可是呢，你在山頂上說愛極了他，你想把他怎樣？後來沒有說下去。到底你想把他怎樣？」德夫人說：「我想把他替你收房。」慧生說：「感謝之至，可行不行呢？」夫人道：「別想吃天鵝肉了，大約世界上沒有能中他的意了。」慧生道：「這個見解到也是不錯的，這人做妾未免太褻瀆了，可是我却不想要這們一個妾，到真想結交這們一個好朋友。」老殘說：「誰不是這們想呢？」環翠說：「可惜前幾年我見不着這個人，若是見着我一定跟他做

徒弟去。』老殘說：『你這話真正糊塗，前幾年見着他，他正在那裏熱任三爺呢，有啥好處？況且你家道未壞，你家父母把你當珍寶一樣的看待，也斷不教你出家，到是此刻却正是個機會，逸雲的道也成了，你的辛苦也吃夠了，你真要願意，我就送你上山去。』環翠因提起他家舊事，未免傷心，不覺淚如雨下，掩面墜泣。聽老殘說道送他上山，此時却答不出話來，只是搖頭。德夫人道：『他此時既已得了你這們個主兒，也就離不開子。』

正在說話，只見慧生的家人連貴進來回話，立在門口不敢做聲。慧生問：『你來有甚麼事？』連貴稟道：『昨兒王媽回來就不舒服的很，發了一夜的天寒熱，今兒一天沒有吃一點什麼，只是要茶飲。想老爺車上閃驢驢

也病倒了，明日清早開車趕不上，請老爺示下，還是歇半天，還是怎樣？」慧生說：「自然歇一天再看，驢子叫他們趕緊想法子。王媽的病請鐵老爺瞧瞧，抓劑藥吃吃。」正裏裏求老殘，老殘說：「我此刻就去看，」站起身來就走。少頃回來對慧生說：「不過冒點風寒，一發散就好。」

此時店家已送上飯來，却是兩份，一份是本店的，一份是朱瓊送來的。大家吃過了晚飯，不過八點多鐘，仍舊坐下談心。德夫人說：「早知明日走不成功，不如今日住在斗姥宮了，還可同逸雲再談一晚上。」慧生說：「這又何難？明日再去花上幾個轎錢，有限的很。」老殘道：「我看逸雲那入灑脫的很，不如明天竟請他來，一定做得到。」

量呢。」慧生說：「世好，今晚寫封信，我們兩人聯名請他來，今晚交與店家，明日一早送去。」老殘說：「甚好，此信你寫我寫？」慧生說：「我的紙筆便當，就是我寫罷。」當時寫好交與店家收了，明日一早送去。老殘遂對環翠道：「你剛才搖頭，沒有說話，是甚麼意思？我對你說罷：我不是勒令要你出家，因為你說早幾年見他，一定跟他做徒弟，我所以說早年是萬不行的，惟有此刻到是機會，也不過是據理而論，其實甚是做不到的事情。何以呢？其餘都無難處，第一條：現在再要你丟陪客，惹惱你，也做不到了；若說逸雲這種人真是機會難過，萬不可失的，其如廟規不好何？」環翠說：「我想這一層到容易辦，他們延剃過頭的就丟陪客，倘若丟時免剃頭後去，他就沒有法子。只是有兩條萬過不去的關頭：第一，

承你從火水中搭救我出來，一天恩德未報，我萬不能出家，於心不安；第二，我還有個小兄弟帶着，交與誰呢？所以我想只有一個法子。明天等他來，無論怎樣，我替他磕個頭，認他做師父，請他來生來度我，或者我伺候你老人家百年之後，我去投奔他。」老殘道：「這到不然，你說要報恩，你跟我一世無非吃一世用一世，那會報得了我的恩呢？倘若修行成道，那時我有三災六難，你在天上看見了必定飛忙來搭救我，那纔是真報恩呢。或者竟來度我成佛作祖，亦未可知。至於你那兄弟更容易了。找個鄉下善和老兒，我分百把銀子替他置個二三十畝地，就叫善和老兒替他管理撫養成人，萬一你父親未死，還有個會面的日期。只是你年輕的人，守得住守不住，我不能知道，是一難；逸雲肯收留你不肯收留你，是第三

難。且等明日逸雲到來，再作商議。德夫人道：「鐵叔叔說的十分有理，且等逸雲到來再議罷。」大家又說些閒話，各自歸寢。

次日八點鐘諸人起來，盥漱完畢，那逸雲業已來到。四人見了異常歡喜，先各自談了些閒話，便說到環翠身上把昨晚議論商酌的話一一告知逸雲，逸雲又把環翠仔細一看，說：「此刻我也不必說客氣話了，鐵姨奶奶也是個有根器的人，你們所慮的幾層意思，我看都不難，只有一件難處，我却不敢應承。我先逐條說去：第一條我們廟裏規矩不好，是無妨礙的，你也不必先剪頭髮，明道不明道，關不到頭髮的事。我們這後山，有個觀音菴，也是姑子廟，裏頭只有兩個姑子，老姑子叫慧淨，有七十多歲，小姑子叫清修，也有四十多歲了，這兩個姑子皆是正派不過的人，與我那極

投契，不過只是尋常吃齋念佛而已。那佛菩薩的精義，他却不甚清楚。在觀音菴裏住，是萬分妥當的，第二條他的小兄弟的話呢，也不爲難：我這做來峯脚下有個田老兒，今年六十多歲了，沒有兒子。十年前把老媽媽勸他納個妾，他說：『沒有兒子將來隨便抱一個就是了。若是納了妾，我們這家人家，今兒吵，明兒鬧，可就過不成安穩日子了。你留着俺們兩個老年人多活幾年罷。況且這納妾是做官的人們做的事，豈是我們鄉農好做得的嗎？』因此他家過得十分安靜，從去年常託我替他找個小孩子。他很信服我，非我許可的他總不要，所以到今兒還沒選着。他家有二三百畝地的家業，不用貼他錢，他也是喜歡的，只是要姓他的姓。不怕等二老歸天後再還宗，或是兼祧兩姓俱可。』環翠說道：『我家本也姓田。』逸雲道：

「這可就真巧了。第三層，鐵老爺，你怕你姨太太年輕守不住，這多也慮。我看他一定不會有邪想的，你瞧他眼光甚正，外奉內秀，決計是仙人墮落，難已受過，不會再落紅塵的了。以上三件，是你們諸位所慮的，我看都不要緊。只是一件甚難。姨太太要出家是因我而發，我可是明年就要走的人。把他三個入放在個荒涼寂寞的姑子庵裏，未免太苦。倘若可以明道呢，就辛苦幾年也不算事。無奈那兩個姑子只會念經吃素，別的全不知道。與其苦修幾十年，將來死了不過來生變個富貴女人，這也就大不合算。守！到不如跟着鐵老爺，還可講幾篇經，說幾段道，將來還有個大澈大悟的指望，這是一個難處。若說教我也不走，在這裏陪他，我却斷做不到，不敢欺人。」環翠道：「我跟師父跑不行嗎？」逸雲大笑道：「你當做我

出門也像你們老爺雇着夫車同往坐嗎？我們都是兩條腿跑，夜裏借個姑才，
廟住住，宿得吃就吃，一頓沒得吃就織一頓，一天織盡我幾丈，這多哩，
呢。你那三寸金蓮，要跑起來怕到不了十里，就把你累倒了！」環翠就幹
「一會」說：「我放脚行不行？」逸雲也沉了「一會」對老殘說道：「太鹹
爺，你意如何？」老殘道：「我看這薛最要緊的是你肯提挈他，不肯？別
的都無關係。」環翠此刻忽然伶俐，也是他善根發動，他連忙跪到逸雲腿
前，淚流滿面說：「無論怎樣都要求師父超度。」逸雲此刻竟太刺刺的也不還
禮，將他拉起說：「你果然一心念佛，也不難。我先同你立約：第一件到
老姑子廟後，天天學走出道，能把這騎驢山道走得如平地一般，你的道就
根基立定了，將來我再教你念經說法，大約不過一年的根骨，以後就全是

樂境真箇在人云：論及大月膽成，也未概不錯，便再指主意棄定一定。環翠道：「主意固好，但我個老爺意思，一樣也要顯着師父，隨便怎樣，我斷無惱恨就題了。」老殘立起身來，替逸雲長揖說：「一切拜託。」逸雲慍憤還禮說：「將來靈山會，我再隨傳索謝儀罷。」老殘道：「那時候還不知道誰個誰要謝儀呢？」大家都笑了。環翠立起來替慧生夫婦磕了頭道：「夢成就大德。」未幾替老殘磕頭，就淚如雨下，說：「只是對不住老爺到萬分了。」老殘也感淒然，隨笑說：「恭喜你趨凡入聖，幾十年光陰速，靈山再會，小轉眼的事情。」德夫人也含着淚說：「我傷心就不能像你這樣，將來倘若拋墮地獄，還望你三領早來搭救。」環翠說：「德夫人却萬不會下地獄。只是有一言奉勸，不要被虛假拴住了腿，要緊。」

會有期。」老殘忙去開了衣箱，取出二百兩銀子交與逸雲設法佈置，又把環翠的兄弟叫來，替逸雲磕頭。逸雲收了一百兩銀子說：「儘夠了。不過田老兒處備分禮物，觀音菴捐點功德，給他自己置備四季道衣，如此而已。」德慧生說：「我們也送幾個錢，表表心意。」同夫人商酌，夫人說：「也是一百兩罷。」逸雲說：「都用不着了，出家人要多錢做甚麼？」店家來問開飯，慧生說：「開罷。」飯後，逸雲說：「我此刻先去拜田老兒同觀音菴兩處說妥了，再來回信，究竟也得人家答應，纔能算數呢。」道了一聲，告辭去了。

這裏老殘一面替環翠收拾東西，一面說些安慰話，環翠哭得淚人兒似的，哽咽不止。德夫人也勸道：「在旁的夫萬不肯拆散你們姻緣，只因爲

偉這個德奶奶已有德爺度你了。自古道：『儒釋道三教，』沒有你們德老爺度他，他總不能成道的。』德夫人道：『此話怎講？』逸雲道：『德字爲萬教的根基，無德便是地獄。種子有德，再從德裏生出慧來，沒有一個不成功的了。』德夫人道：『那不過是個名號，那裏認得真呢？』逸雲說：『名者，命也，是有天命的。他什麼不叫德富德貴呢？可見是有天命的了，我并非當面奉承，我也不騙錢花，你們三位將來都要證果的，不定三教是那一教便了。』德夫人說：『我終不敢自信，請你傳授口訣，我也認你做師父。』逸雲道：『師父三字語重，既是有緣，我也該奉贈一個口訣，讓偉依我修行。』德夫人聽了歡喜異常，連忙扒下地來就磕頭賊師父。逸雲也連忙磕頭說：『可折死我了。』二人起來，逸雲說：『請衆人

迴避。』三人出去，逸雲向德夫人耳邊說了個：『夫唱婦隨』四個字。德夫人詫異道：『這是口訣嗎？』逸雲道：『口訣本係因人而施，若是有個一定口訣，當年那些高真上聖早把他刻在書本子上。你緊記在心，將來自有個大澈大悟的日子，你就知道不是尋常的套話了。佛經上常說：『受記成佛』，你能受記，就能成佛；你不受記，就不能成佛。你們老爺現在心土已脫塵網，不出三年必棄官學道，他的覺悟在你之先。此時不可說破，你總跟他走，將來不是一個馬丹陽一個孫不二嗎？』德夫人疑了一會神，說：『師父真是活菩薩，弟子有緣，謹受記，不敢有忘，又磕了一個頭。』

其時外間晚飯已經擺上桌子，王媽竟來伺候。德夫人說：『你病好了

嗎？笑玉嬌道：『昨夜吃了鐵爺的藥，散了一身汗，今日全好了。』
那碗小米稀飯，一個饅頭，這會子全好了。』

當時五人同坐喫飯，德慧生問逸雲道：『僕何以不喫素？』逸雲說：『我是喫素，佛教同個儒教不同，佛倒吃素。』德慧生說：『我看你同我倆一樣喫的葷葷。』逸雲說：『吾亦祖隱於四疊，猶太中亦常吃肉邊菜，可請問肉鍋裏煮的葷葷葷葷。』德慧生說：『那自然葷葷。』逸雲說：『亦亦祖他却算吃素，我們在斗姥宮總日陪客，那能喫素呢？可是有客時吃葷，無客時吃素，儂沒留過我在葷桶裏仍是夾葷菜吃。』環翠說道：『當真我網羅心的美，從沒見我師父吃過一塊肉同魚蝦之類。』逸雲道：『這也是世間世間法裏的。』端志：『老殘問過天下為僧者，請吃肉，行不得。』逸雲道：『

有肉不買，倘若有客，大塊吃肉，小塊吃肉，去以是難，不自己找肉吃，便不難。請說：隨肉，當年濟顛禪師，這肉狗肉呢，肉海搖不住，成他。地獄裏的人，吃長壽餅，不許其難。總之，肉重是太過，不甚要緊，譬如子知節，天恩個太。過犯，這地地重萬億。試問，何得嫌太太，失了參少飯子，這罪還重得過嗎？其實，若證道從此修行，同那不破身的處子，毫無分別。因為失節，不是自己要的，而為勢所迫，出於不得已，所以無罪。

大家點頭稱善。飯畢之後，連貴上相問進，不可到嬌嫩處了。一輪轉，又換了一個。明天可以待真，講教策，到正。明天走不是呢？一學生看德夫，人着教殘說：「自然是。」德夫人說：「昨天再作一天何如？」老殘說：「手里搖涼棚，終無不散的筵席。」連雲說：「俺和看明，為生德志。」

早我先同鐵老爺奶奶送田頭兄弟到田老莊上，去接回鐵老爺到觀音菴，都安置好了，俾再走，鐵老爺也放心些。」大家都說甚是。

一宿無話，次日清晨，老殘果隨逸雲將環翠兄弟送去，又送環翠到觀音菴見了兩個姑子囑託了一番，老姑子問下髮不呢？逸雲說：「我不主剃頭的，自然佛門規矩亦不可壞。」將環翠頭髮打開剪了一綹，就算剃度了，改名環極。

諸事已畢，老殘回店，告知慧生夫婦，替歎不絕。隨即上車起行，無非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八九日光陰已到清江浦。老殘因有個親戚住在淮安府，就不同意生夫婦同道，徑一車拉往淮安府去。這裏慧生夫婦雇了一個三輪大南灣子徑往揚州去。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大鈞跋

老殘遊記初集已流行幾十年了，而外間甚少知道有續集的。現由從兄弟處覓得手抄本，經林語堂先生介紹，由良友圖書公司代為印行，誠為一般愛讀老殘遊記者所歡迎。

記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上說北平有著名的四大凶宅，其中常常鬧鬼，無人敢住。四宅之中，有一所在前門外驛馬市大街板章胡同。（此是家中人傳說，手邊無此筆記，未能詳加考據。）先叔鐵雲先生因生性磊落，不以為意，將此宅租做北平寓所。這本續集就是在此宅內做的。

二十餘年前，我初到北平讀書，因房屋尚未找妥，與母兄弟等在先生

寓所暫住了兩個月。那時先生正在做這續集，時常將書中的情節述同我們，回頭講說，說得高興，便動筆寫出來。說的時候，但覺天花亂墜，寫出來後，格外活潑生動。源文駭天在天津日日新聞內發表。我們天天從報紙上裁下來，保留着。我們搬家後，仍繼續這個工作，直至第六回寫出，以後先生即未做下去，實礙紙上自然也就無可發表了。

這續集描寫逸雲，極其生動，極其曲折。其文筆在有些地方我以為比前集還要高出二籌。因為講一個人心理的變遷，是一件極難的事，而講一個女子——說真是一個半滑半俗的尼姑，對於性觀念的變化，更是難乎其難。此六回差不多完全描寫逸雲一個人，使讀者對她，不獨不鄙棄，反而極端的敬愛；逸雲簡直就睡在讀者的心頭上，如他自己對德夫人所說的一

樣。我二十餘年前看了此書，至今這逸雲的印象，始終深印在我的腦海中，不能忘記。這是何等的文筆！無怪林語堂先生說，一望而知其爲先生手著了。

我雖寶藏這續集許多年，因只有數回，又未得從兄弟等的同意，不便代爲介紹出版。去年語堂要我寫先生的軼事，因而談到這本書，語堂十分注意，竭力慫恿刊行。嗣後鐵孫姪經過許多的周折，在他們家中找到一個手抄本，並徵得從兄弟等同意，交由良友公司出版。這是本書刊行的經過。

劉鐵孫跋

先祖所作老殘遊記正集廿回，久經風行海內，但是當時署名「洪都自鍊生」，所以真姓名反不爲人所知。自從民國十四年胡適之先生在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老殘遊記序裏，參攷羅雪堂先生爲先祖所做的傳（五十日夢痕錄一三至二六頁），纔證明出來。但是現在還存一般人的對於先祖的籍貫，有的說是山西，有的說是山東，大概是沒有注意到羅先生書中的丹徒兩字。現在因爲老殘遊記續集出版，約略說一點先祖的事蹟，但是因爲我年歲的幼小，不能詳細。

我家原籍安徽廬州，自我們的廿五世祖劉光世隨宋高宗南渡，鎮守江

名。原因是先祖做老殘遊記，得罪了許多南滿清人，並非尤其是剿殺正集第十五回所指的剛弼，他們藉報私仇，當時是滿清人的太子，還有什麼辯論的餘地嗎？

老殘遊記正集廿回同續集六回，最初是在天津日新報上按日發表的。先祖稿子從北京寄來，當時家父就在報館做校對的事務，據家父說：正集第十二回中所談革命一段，先祖的原文，是引易經羣象辭以中天而西時成，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贊成革命的意思，同生筆同所說的數十年後文明結實，以至於大同，一氣下來的。當時編輯的人，不致發表，改用黎辭，有潭契羣，三女同居，其意本相得，而並增加京一段，同原著的意思大有不同了。

現在根據先祖的日記，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九月起，在北京爲搜集龜甲文字的時期。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回南方，在上海蘇州南京一帶。同年七月，因太倉案件到迪化去了。當時兩江總督端方，因同先祖爲古董的爭執，也是陷害先祖的主要份子（已詳家叔所著「本書作者劉鐵雲先生軼事」）。宣統元年（一九一九）先祖五十三歲，七月初六日因中風症卒於迪化。

先祖因爲知道津浦鐵路通車後，浦口一定繁榮，曾在浦口買了一千多畝地皮，其中捐助國家四百餘畝，建築浦口車站和貨棧。餘下五百餘畝，光緒三十四年也被清朝充公了，（現在歸南京市政府所有）。其餘的古董字畫，全被充公，大部份是端方「納爲己有」。子孫雖想保存先人數十年心血的結晶，有什麼辦法呢？

先祖鐵雲公編著書籍目錄

治河五說 附續說二

大刻本

歷代黃河變遷圖考十卷

光緒十九年石印本

句股天元草

木刻本

弧角三術 二卷

木刻本

鐵雲藏龜 不分卷

光緒廿九年石印本

鐵雲藏陶 不分卷 附封泥一卷

同上

鐵雲藏印 初至四集

皆秦漢官私各印即有正書局所印之陶齋藏印

鐵雲藏印續集

鐵雲藏龜 不分卷

附鐵雲藏龜之餘
一卷與釋文

更續分樹補正

抱殘守缺齋遺詩

抱殘守缺齋題跋

先祖收藏三代及秦漢銅器數目很多；同鄉鮑扶九先生會根據看見的先祖所

藏銅器拓片，著了一本抱殘守缺齋藏器目，其中計有三代銅器一百一十一件

，秦二件，漢卅一件。其餘秦磚，漢瓦，古錢等，固無根據，連目錄也無

法可編了。

民國廿年石印本

稿本

稿本

搜集中

劉淮生謹錄

良友圖書公司新書要目

【書價以本公司最近目錄為準郵資掛號費在外】

兄弟們（第一部）

陀思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每冊實價廿四元

在都市裏

張天翼作

每冊實價三十元

離婚

老舍作

每冊實價廿六元

月亮下去了

美·斯坦培克著
趙家璧譯

每冊實價廿二元

愛眉小札

徐志摩作

每冊實價二十元

霧

巴金作

每冊實價二十元

老殘遊記續集遺稿

劉鉄雲遺作
林語堂序

每冊實價十五元

西北東南風

大華烈士作

每冊實價二十元

日本還能支持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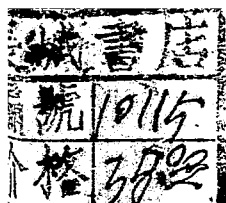
英·諾愛爾拜勃著
鄒侶梅譯

每冊實價十八元

偷閒小品

馬國亮作

每冊實價十八元



版初本林桂月六年三四九一

法類法書齋業錄

雲農齋
蘇詩堂

翻不得所有版權書印



法類法書齋業錄

NO. 338-1008

82
721081
(2)



8.00